民國叢書

第二編

·63·

文學類

西洋文學講座

方璧等著

上海書店

德國文學

李金髮 著

目次

第一章　中古時期

一　尼北隴景歌（Nibelungenlied）——十三世紀

尼北隴景歌，是德國文學的起源，是盡人皆知的。裏面有時很粗率的表現出德意志民族傳說中的神怪人物侏儒富人等。當時日耳曼民族，盡力抵抗外來的侵患，與蒙古人等血戰經年。這等印象成了這歌中的描寫英雄的原素。但描寫西佛力（Siegfried）時，則時顯出神話式的人生。

西佛力之死

大膽的戰士前來向克林米爾特辭別，他帶好自己打獵的武具及同伴的，他們就要過來因河去。克林米爾特覺得沒有比此更大的悲哀。

他向他妻子嘴上一吻：「上帝將許我再回來見你康健安寧麼？你眼睛亦可以同樣的看見我麼？你可以在可愛的家庭中消遣，至於我，是無法安居的。」

她以是復回憶到——但懼怯地去記憶他——她對赫根說過的語言；高貴的女皇遂懊悔從未有過生活的享受。以是這個有傾城之貌的婦人，便潸然下淚了。

她對戰士說：「且停止你的出獵，昨夜我作了一個惡夢：兩條野猪追趕着你，在山花之中花也變了紅色。我之痛哭不是無因的，我恐怖着以爲一定有些人爲着讎怨而侵患你，且留在這裏呀，大人。這是我的情緒驅使我來忠告你。」

——親愛的妻子，我幾日就會歸來。在這裏我自信沒有人與我有讐。你的家庭寧靜，無使我遠慮。現在一切戰士都在此，我不再等候什麼。

——不西佛力大人，我眞是怕走掉了你。我昨夜作了一個惡夢：「兩個大山直打在你身上，我以是就不再看見你。如你一定離開我，我的哀感是無窮的。」

他緊抱她在胸際，以香吻去撫慰這個貞婦之身。對她說了再會之後，遂迅速地走開。她永久不見他生還了。

泉水是無限清涼可口，干討俯首就飲，然後起來，大膽的西佛力同樣的去飲。

但他的鞠躬是不利的。原來赫根挾弓與劍從遠處跑來，並捉着鐵錘，正找尋戰士衣上的記號。

至於西佛力大人呢，是正在俯身飲泉，他向十字架掛處刺去，登時血花四濺，並汚及赫根的短衣。戰士從未受過此種不光明的舉動。

他把劍留插在他心際，赫根從未在任何人之前逃遁得如此之快的。當強壯的西佛力覺到自己之重傷，從泉邊忿怒而瘋狂似的跳出，劍的長柄還插在他肩際，英雄以爲可找到弓或劍，但赫根已捷足

先得了。
傷者未找到他的劍，只能從泉邊取了楯直追赫根，干討王之大臣終於無法逃生。
他盡力的給了他幾處致命傷，但不久砂石亂飛，使他的楯亦壞碎了。他就這樣的復了仇。
赫根受傷之後，不能起立，地面亦發見打擊時的聲響。如西佛力有劍在手，則赫根是必死的。他因傷勢憤怒，終於爲痛所降服。
他面色蒼白了，亦不能起立了，身軀的偉力已遠離了他，死的症候已可在他顏容上看出。他從此遂爲美婦們所痛悼的人。
克林米爾特的丈夫倒臥在花中間，可以看見傷口疾流之血。他開始詛咒——痛苦強迫了他——那不光明地殺死他的人。
卜爾岡王亦嘆息他的死，重傷的戰士說：「毫無道理的，這個犯悲哀之過的人，他可享受世間最兇惡的詛咒，還是不犯此惡爲好。」
兇暴的赫根說：「我不解何以你發怨言。現在什麽都完了，我們的隱憂，我們的痛苦，現在再無人敢來侵患我們了。我自己慶幸銷滅了此戰士。」
於是垂死的英雄說：「高貴的帝皇，你可以將我的誠信給世上的某一人麽？請任我信託我的妻子於你慈祥之下。

「容我享受她是你姊妹的榮銜，用你正直的品行之誠信去扶助她。至於我呢，有我父及一切戰士永遠紀念着我。我願以此煩擾愛友。」

他力竭聲嘶了，在這痛苦之下，他用破音說：「你將從此深悔此殘殺，且相信眞實的正義所說：你狙擊了自己了。」

他的四週鮮花，全浸在血泊中。他極力抵抗死，但不能有長久的抵抗，因爲死的症候來得太深了，歡欣而勇武之戰士亦是要死的。

當那些大人們看見這英雄死了，他們把他仰陳在有金紅色的楯上，然後設法隱藏赫根曾受狙擊的事實。

但有很多人說：「事情是可笑的。你們應該假飾而確認到：克林米爾特的丈夫，是一個人行獵中途爲強盜所暗算當他經過長林的時候。」突羅尼野的赫根說：「我把屍首帶到他故鄉去，詳情如何，我可不管曾把勃倫那希爾特（Brunehilde）之心寄藏着的她，我以爲不見得這事使她傷心。」

當喪禮完結歌唱停止之後，在人羣中許多是痛不欲生的，以是囑咐擡夫移棺到其墓邊那裏可以聽見痛哭與咒駡。

人們噪喧地伴着棺前行。無論男女沒有一個是快意的。把他入土之後，大家齊頌祈禱一遍。啊！多少良善的牧師參與這喪禮！

當西佛力的妻子想行近他的墓地時，她感到無涯的悲痛，他們灑些水在她身上，她的痛苦是偉大的。

當她起來之後，是很華彩的。無數的婦人在那裏扶助她且嗚咽着。女皇說：「啊，西佛力的臣僕，你的情愛，應該使我沾益！

「在如許悲痛之後，應有一小快慰：容許我再瞻仰一次他美麗的頭。」

她祈禱許久，聲音如此其悽愴，像要使棺木破裂。

人們引帶女皇到死者休息之處，她一雙白皙之手，扶起那高貴騎士之頭儘吻，以是她爍耀之眼血淚潸然。

分離是可怕的，人們把她分開但她不會步履了，只見他不省人事，她輕盈之軀幾爲傷感而亡。

當這個大人殮藏之候，那一羣同他從尼北隴景同來的戰士悉悽然下淚。在西格門特地方恐再難看見快慰之人了。

克林米爾特是在一日一夜之內失了知覺，直到翌日始醒。無論對她說什麽，她亦不聽見。西格門特之王亦有同一的悲痛。（Nibelungenlied— Simroch出版）

二　瓦爾塔（Walther von der Volgelweide 1168—1230）

關於瓦爾塔的生平，不大明瞭只知道他是奧國的貴族。他受奧國佛力突力公爵一世的保護，後來曾參與諸王分爭德意志的糾紛德國。如 Gleim 及 Uhland, Tieck 等均都很喜歡他的作品，詳加研究。其詩綺麗輕盈，不亞現代。

1. 美麗與嬌愛

我柔麗的少女，上帝今日及永久充滿了你！如我可給你一個較好的敬禮，我將鞠躬盡瘁去做。我還有什麽可向你說呢，除了沒有什麽人比我更愛你之外？吁！我是何等的哀戚！

有些人怪我何以唱歌給這樣謙遜的少女聽。但他們沒有想到什麽是嬌愛：他們只好受刑罰罷！嬌愛永遠不會接近他們，他們只會在愛情中找尋財富與姿色。吁！什麽是他們的愛情！姿色常與兇悍比肩而來的，所以沒有人專尋姿色的！嬌愛會使心兒溫柔，是以有了嬌愛纔有姿色。嬌愛能使婦人美麗，至於姿色是不可能的，她不能使身體之任何部分嬌豔。

我忍受人的誹議，並且永遠去忍受：你是儘够美麗及富有。他們說得好，我保存着你的愛情我將把玻璃的手環當爲女皇的金鐲。如你是忠實，如你是有恆心的，我是終於愛你的，不要恐怖有什麽憂戚會來到。但如你兩者皆不是，你永不會使我愛的。何等不幸假如這是現實了。(Herzeliebey Fronwelin)

2. 往昔與現在

噫吁！我的已往到何處去了？我的生命是否一場夢幻？或我向來把現實看作爲一個幻境？我長睡了

許久而自己愚昧。現在我醒覺了我不再認識最審熟之事物。如我的手。故鄉的地與人於我都無限生疎，像是人家給我讀了一篇假文。以前同遊玩的侶伴現在亦衰老了，田園荒蕪，林木凋零。假如不是與往昔般流着，我將信我得到無涯之傷感。許多人遲疑地向我行敬禮，雖是以前的舊識人們是到處充斥着傷心事：當我想到無數佳日都消失了，如同海水的一擊而成永遠，噫吁！……(Owê war sint verswunden alliu mîniu far)

第二章　文藝復興

一　十六世紀之民歌

民歌在文學史上，無論在任何時代，他都很有影響的。但是後來新產生的 Meistersanger 成了貴族階級的騎士詩人民歌。以是這方面發展較前更爲豐富變化，致有時唱及瑞士與奧大利亞戰爭等，但其重要原則，是以發展人類之情感爲歸宿，有時獵者或鄉人，有他自己編好的歌兒，以供歌唱。後來輾轉相因，多所變遷。結果吾人只尙能認識其大意。十六世紀以後，民歌 (Volkslied) 變爲平庸，粗暴，猥褻，或流爲社交中的獨有物，而不成其爲民歌了。

1. 譚海捨

然則我現在可開始唱譚海捨與他的女友威尼斯的故事。譚海捨是很好的騎兵，可是他想看看世

界，他想到威尼斯的山中去，同時有其他美婦在着。

「譚海捨大人你於我是何等親愛，你應該想到罷！你曾宣誓不與我分離

威尼斯夫人，我並未離開你，我無時不掛齒的，如有他人來引誘，上帝將助我復讎。

譚海捨大人，你現在是如此說！你應該與我共處，我將把我女伴給你爲終身的妻子。

如我捨卻心頭所懸而另娶一女人，我所需要的是地獄中的熊熊之火。

你時談說地獄中之火，但從未見感受過。其想念我櫻紅的隨時微笑之唇。

你的櫻唇與我何干？牠於我是毫無關係了。請辭卻我罷，可愛的夫人，用其餘一切婦人的名義。

譚海捨，如你要我辭退你是不能的，留在此間罷，高貴的譚海捨，如生命於你是寶貴。

我的生命有一個傷痕，我不克再留，辭退我罷，可愛的夫人，容我離開你倨傲的美姿。

譚海捨，你不能如此說，你沒有理由。我們到小房中去玩高貴的愛情之遊戲。

你的愛情使我恐懼了，我心頭以爲，啊！威尼斯夫人高貴的可愛夫人，你是一個魔鬼！

譚海捨大人，你現在說些什麼！你何能這樣詛咒我？如你仍留此地，你須得賠償我。

威尼斯夫人，我不願意，我不欲再留片刻於此，瑪利，上帝之母，純潔的聖母，救我離開此婦人……」

他離開那山，心頭滿是痛苦與懊悔。「我將到羅馬去向教皇懺悔。

「我快慰地行我的路，上帝一路保護着，直到一個名佑爾邦的教皇之前；或者他可救活我。

「啊，教皇，我親愛的大人，我來告訴你我的罪過，我犯了久遠了，我可以慢慢的申說你聽。

「一年光景，我在一個婦人威尼斯之前過活，現在我想懺悔贖罪而得以追隨上帝。」

教皇手中扶着一個杖，木質是乾枯了的。「你將如這杖一樣，永不再青，你永不會得上帝的恩愛。」

「當我只能在地上再活一年，我願懺悔贖罪，而得上帝之施恩。」

他重復離開城市，滿腹悲哀。「瑪利，上帝之母，我現在要離開你了。」

他重復的永久的回到山上。「我要去親近我可愛的婦人，因爲上帝遣我。」

「譚海捨其容我歡迎你的光臨！我好久懊悔你的不在，容我歡迎你，我的大人，我選你爲我最親密的朋友。」

到了第三天，那杖子發了青芽，教皇派人到各處去找尋譚海捨的所在。他重復回到山上去他選好他温愛的女友而佑爾邦教皇將永遠失望。(Tanhouser)

2. 你防備些

我知道有一少女温和而美麗，你防備些！我知道有一少女，温和而美麗，她或者是虛僞而諂笑。你防備些！你防備些而不信她，她正在譏笑你呢。

她有一雙秀眼，櫻色的眼，你防備些！她不是從籬後望你的，你防備些！你防備些而不信她，她正在譏笑你呢。

她將給你一個織好的花冠，你防備些！人將當你爲一個瘋人，你防備些！你防備些而不信她，她正在譏笑你呢。(Hiit du dich)

3. 空虛的期望

我知道一位棕色的女郎，上帝喜歡她而同時是我的！用麥草她會抽出黃絲。

如你想我把麥草抽出黃絲，你要給我用橡樹葉剪兩件紫色的衣裳。

如你想我剪兩件紫色的橡樹衣裳，我要你到來茵河畔之可崙城去取剪子。

如你想我到來茵河畔之可崙城去拿剪子，我要你數天空烱爍着的星羣。

如你想我數天空烱爍的星羣，我要你給一架梯兒上去。(Eite Ding)

4. 聖乍克的香客

誰要看異鄉之地的，就起身跟我來向聖乍克去！他要預備鞋子兩雙盌和碟兒。

他需要一頂大帽及一件裌皮的大衣，好禦風與雨雪。

還要預備包袱與手杖，且要先期懺悔贖罪及寬宥；當我們在威爾時 (Walches) 地方，是找不到德國牧師的。

或者可找到一位德國牧師。但他能知道他的命運與末日麽？如他死在威爾時地方，他將掩埋在道旁。

我們預備道經瑞士，他們將歡迎我們而共食，我們有臥牀有被窩，他們指導我們的去路。

以是我們往威爾時，他們於我們是兄弟是陌生人。我們需要在異鄉生活，我們紀念着上帝聖乍克及 Notre-Dame。

以是我們到阿爾馬惹地方去。他們只給我們以蠟，我們還要爬山；如他們給我們蘋果或梨子，我們覺得比無花果還好。

於是我們到舍和耶地方去，他們不給我們酒或麪包，我們的包袱亦空了；當一個兄弟去會他們，只帶回了不良的新聞。

於是我們進了「堅靈橋，」他們給我們酒和麪包，我們在那裏闊綽地生活着。

於是在威爾時遇見五座大山，她們都知道我們是香客。第一山是名郎士武，在那裏經過的兄弟，覺他足上生洞。

第二山是名謨特史列斯旦聖約翰，「港足」的山大概是他的姊妹，她們如此相像，在那裏經過的兄弟，他心頭想着天國。

第四山是名拉凡那，兄弟姊妹們在那裏迅速的經過。第五山是名阿爾特化卜：就是此地埋了不少德國善人之子弟。

二　舍時 (Hams Sachs 1494—1576)

舍時年末二十卽會做詩。直做至八十二歲，在六十年內，他每年作詩幾百首：他好學不倦，凡聖經古書意大利文如 Boccace, Petrarque 等作品，均悉心研究。他從各種歷史上取了材料做成無數喜劇悲劇及頌詩等。有一 Wittenbergische Nachtigall 是作來贊美宗教改革及馬丁路德之死的。他生於 Nuremberg 死於故鄉。生平只有短時間離開過牠。他與大畫家 Dürer 是同產於這個自由之鄉。他一生如此勤勉快活。好科學及祖白，感化了不少少年的哥德，當他依戀十六世紀之時。

學生使鬼顯身

學生　（自語）那末！我且走開，我誠懇地告訴你！你兩位都會懊悔自己的傲慢。我到屋內的牆角中藏起來，看他們的動作。今晚或明晨當鄉人回來的時候，我做一幕喜劇給他們看，以資報復。

（出去）

牧師　（向鄉婦）去！去關好那門，庶不致一個一個的乞兒，闖進室內來。

鄉婦　你不聽見那流氓正在擂門嗎！

牧師　那不算一回事。現在我們出些勇氣去痛飲狂呑一會。我愛這個酒杯把你，（鄉人擂門）但天啊！誰敢在你門外如此瞎鬧！

鄉婦　（驚愕）寃哉！這是我的丈夫！我們怎樣辦呢？

牧師　大神啊！我到何處去藏身？

鄉婦　親愛的大人，你快溜到火爐中去，我去把酒香腸和麪包藏到草箱裏去，今晚一俟我丈夫入睡之後我就來助你出險。（牧師入藏婦人開門）

鄉人　啊唷，何以把門關得這樣緊！

鄉婦　啊丈夫，我所以如此者，只因鄰家的豕羣，終日闖進來，使地方污穢。但什麼事今日從林中回來特別早？

鄉人　你要知道我的不幸嗎？我們的兩根斧兒都斷了，致於無法再砍；所以只得歸來，且飢腸轆轆了。至好煮一二條香腸我吃！給我一塊肥肉，昨日留賸的容我飽吃一頓。

鄉婦　香腸嗎？可沒有了，差不多八日之前我們殺過一條猪，一切腸子食完了，現在我們只好食完殘骨。

鄉人　我聽到門鈴響了。看有誰進柵裏來。

鄉婦　（跑去門邊）大概是流浪的學生罷！我快去申斥他，我不高興此種人在此。（鄉婦想施濟他，但他轉身向鄉人）

學生　晚安，親愛的伯伯，恰好門檻開着，所以我，窮苦而流浪的學生闖進來，我求你今晚寄宿在你草欄之下。

鄉婦　（低語）是神鬼差使他回來嗎？

學生　（自語）帶住，老伯母，我亦帶住。

鄉人　親愛的學生，你用什麼職業這樣浪遊呢？

學生　我們的職業是從此校越那校，以學習魔術的奧妙及其他科學，如有人失了盜，我可以追還原贓，有人患了牙疾，我只消將符懸在他頸上，對於傷痕亦如之。我們會預知未來及發現寶藏。晚間則騎在山羊上。

鄉人　甚是。（oui—da）我聽說你們學生，可以使魔鬼顯身。

學生　我可以喚他使他顯身回答一切我們的問話，而且他會給我們以香腸麪包酒，眞的，在此地室中，人環的中間。

鄉人　朋友，世界上沒有什麼使我再高興的了，何幸而得見活鬼顯身。

學生　喂！你只消看你的妻子。

鄉人　不要詼諧了，我的朋友，如你有本領，卽給我們看魔鬼。

學生　甚是，如此事不會危險。但假如我帶魔鬼進來後，你們中只要說一句話，他就會撕碎我們。

鄉婦　怎樣魔鬼會嘲笑我們麼！任魔鬼在外罷，這是我的意見。

鄉人　有什麼危險？夜影四合了，帶他進來，朋友。

學生　那末你兩人退步式的出去上樓，我就來呼喚魔鬼，當我大呼：回來，你們可退步式的下來。以是我把鬼顯身。（鄉人鄉婦退步去）牧師，牧師，應該我責罰你剛纔的豈有此理麼？如我再叫他回來你就不得死所了。我去喊他回來。

牧師　（戰慄）啊，朋友！你幹什麼？我懇求你，幫助我逃出去，我將謝你以十二塊金幣，並且你可在我家裏過冬，而有良好的臥處。

學生　那末，給我十二塊金幣，我就除卻你的煩惱。

牧師　（給爾）拿去，在家我可多給你一點。

學生　那末！牧師，不要再遲延了！去除掉一切衣裳如蟲一般裸體，把烟灰塗得身上比烏鴉還黑，快跟我玩戲法，你到草箱下去取香腸麪包酒，並把門口的獸皮纏在身上，當我呼第三次：魔鬼出來時，你卽跑出來，並顯顯作態叫，你把麪包酒香腸放到棹上，我說走開時，你就把衣捲好，從後門狂奔。就這樣，你快活離開此地。

牧師　我盡力爲之，只求你助我早離此地。

學生　（呼喊）兩人退步式的下來，什麼都預備好了。（兩人進來）我已把魔鬼叫來了。你們坐必須沈默，一句話都不能說。如你們要說話，須先舉一指。（他們坐下，學生拔劍把地劃一圓形，自坐中心）我第一叫你：離開你的地獄，給我以酒香腸麪包新鮮的，我第二次呼你就可進圈裏

來，第三次呼喚，我不許你再等片刻：到圈裏來給我所要的東西！（魔鬼進來駝其背，跛一足，及呢喃着。他把酒麪包香腸放到圈內）魔鬼，且停止你的喧囂，把前後反覆給我們看！（魔鬼循圈而行）魔鬼，現在我們看够了，速跳出此圈，從屋後遁去，或從屋頂或獸欄之天窗中出去，但不許患人絲毫。（魔鬼跳出圈子）

鄉人　我恐怕到滿身流汗。啊！朋友，速拭去此圈，至少希望魔鬼不再來。

學生　但，朋友，何以你這樣熱烈的要求？

鄉人　我沒有想到魔鬼是這樣黑，遍體生毛不成樣子，他同我們的牧師一樣駝背亦同他一樣跛足。是的，如我僅一人在此，我眞會喪膽去聽他呢喃作聲。作像他用牝猪之牙從口中發出聲響。

鄉婦　至於我呢，眞實的說，我想時常在此地看魔鬼而絲毫不怕。

學生　所誠懇的相信！去罷，朋友，如你同意，我們去安睡罷。

鄉人　眞的，我自己還怕魔鬼要入我夢中，我沒有想像到這樣可怕。

學生　朋友，事情不致這樣糟罷。把這神符掛在你頸上，我許可你，魔鬼一定不再來你家的，至少當你不出去時。我放他走了，他是慶幸的，他畏你，比你畏他厲害些。

鄉人　怎麽，朋友，魔鬼怕我嗎？

鄉婦　好了，丈夫去入睡罷，容魔鬼安靜些，他在地獄埋伏得久了。

鄉人　（掛符頸際）我把這符掛在頸上，我酬報你一佛羅令。希望永久可避去魔鬼，晚安我去罷。

（他出去）

鄉婦　我何等張皇！我怕你說出來時，我丈夫就會殺他。他恨他入骨！

學生　甚是，婦人，牧師答應我，你要給我五個佛羅令，因為我救他活命，現在我等着你。

鄉婦　朋友，請候至明晨必不失約。我有銀在屋後要掘。晚安我入睡去。

學生　（拿麪包酒香腸）酒麪包香腸一概歸我，我到外面草堆上去飽吃一番啊！什麼節日。我如此享受着，我坐得十八個佛羅令，我比他們都受益得多。我常說：牧師的，不是很容易得來的。至於鄉婦，是從丈夫處盜來的。鄉人呢？如我的符可避鬼進來，他是無怨言的。

(Der fahrende Schuler mit dem Teufel bannen)

第三章　十七世紀

克林梅爾囂省 (Grimmelshausen 1625—1676)

克林梅爾囂省同他書中的英雄一樣出身很不明瞭，且很久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他生於三十年宗教戰爭的下半期，年紀很輕就從故鄉 Hesse 為強盜所劫。他先是在各個軍隊中當走卒，後來成了官長，世亂平了，他安頓在恆興的「黑林」的小鄉村裏，他遂做了刑法官，他利用空閑，把生

平多變的遭遇寫了下來，是以著作極富，他最好的傑作是名 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1668)。他的作品有時亦很不完備，神話更寫得糾紛無緒，但他的觀察是很深刻，而寫實工作，也是當時的鳳毛麟角。

三十年戰爭時之兵卒與鄉人

當這些騎兵跑進我父親吸烟的室裏，第一件事是他們各人繫好他們的馬，以是各人想他們的心事，好像要把全屋擾亂與破壞。有些人開始宰殺牲畜或烹或炙，好像預備大宴在卽，另有幾個把全屋從上至下的摧殘。卽偏隅亦所不免，好像 Colchide 之金棒就藏在其中。另有幾個捲好一大包衣服，器皿，大概預備在某處開一間雜貨店罷。至於他不要的那些，他把他撕成細片。有些人把劍兒在麥草或禾稈上亂砍，好像因爲不够猪羊給他宰殺，有些則把褥內的羽毛卸空，將肥肉或醃魚塞進去。好像以後，好在那裏睡得舒暢些。還有些人去打碎火爐或窗牖，表示世上永遠只會有夏天。他們敲破銅具把銅塊帶回去，他們把牀、棹、椅、板櫈都燒了，在天井裏只留下幾堆殘塊。鍋壺之類悉打成碎片，他們以爲現在所要的只是燒雞，或以爲在此食飯只有一餐……。

他們把縛緊的農村僕人，躺在地上，用一根木棍，梗塞在他口中。並灌他一杓糞汁；此他們稱爲瑞典飲法也。他們還強迫他帶着一羣俘虜到別一地方去，那裏中有我父我母及右秀爾。

他們把手槍的石子去了，代之以鄉人的手指，虐待這些窮漢，好像要焚燒妖婦一樣，而且有一個鄉

人曾被他投到灶裏去，然後起來做火工，雖然他沒有供招什麽。他們另把一個人將其頭用繩纏住，繩端是一個木棍，用以採緊的每採一次，口鼻耳方面，卽有血流出。總之，每個人都想出一個方法來去磨滅鄉人，每個鄉人各有特殊的刑法。可是我的父親，以我看來，是最僥倖的一個，他笑娓娓的承認一切至於他人則輾轉於痛苦之下及以可怕的嗟怨，還有一個原因，大概是一家之長罷。他們把他綑在火邊的椅子上，手足絲毫不得動彈，然後把溼鹽擦在他腳底，縱我們的老羊去舐，使他癢不可耐，幾致笑死。這個游戲，引得我忍不住的笑，不知是了解其中形況之故，抑傳染之故，在這笑的時候，我父親承認一切，並告訴他藏着的財物，有金子有珠寶，是鄉人中所罕有的財產。

在這患難中，我只得聽他的命，晚間替他喂馬。我到了馬廐中，看見我的僕人很奇怪地藏着。我幾不認識他了，他以孱弱的聲向我說：「小子，快些走啊！不然他們必帶你去的！你快逃啊！你會看到怎樣受苦啊！」他再也不敢多說一句。

在我們出林之先，就看見一個或十個鄉人，有些是荷着槍，有些是在掩埋什麽似的。有些銃卒正行向他們喊道：停步！停步！但這些人放些鎗去答他，看見來者尙在下面，就拚命的逃走，那些疲倦的兵卒，結果不能捉得一個。於是他們想發掘埋藏的東西；鄉人留下鋤鏟之類，是極容易舉行的事。兵卒剛開始掘地，便聽到下面有人聲：「啊，無腦子的無賴！啊，流氓！你們以爲上帝不會責罰你們的殘忍與無信仰心嗎？不，世間還有一個忠厚之人可以報復你們的野蠻的。」

駭怪了，士卒們相顧失色，手足不知所措。有些人以爲是鬼怪，我則以爲是做夢了，官長仍命令挖掘，於是發現一個大桶深入地內一個：可憐鬼蹲在那裏，沒耳沒鼻但奄奄一息。他原氣稍復後認識些隊中的人，他告訴我們昨日他們隊中的幾人，正在收採芻秣，鄉人忽來擄去六人，在一句鐘以前，給他們殺了五個因六人先後排列着殺，幸他排在最後。恰好槍彈只能穿過五個人身，所以他還生人世，只是耳鼻爲他割了。當他目擊這種慘狀，他向他們深深的詛咒，呼名痛罵希望他們中的一個失了耐心飲他一個彈子，但結果不成功。自這樣激怒他們之後，遂被裝在桶裏活埋地下，因爲他如此熱烈的求死非如此不能滿足他。

他說目擊的慘狀：一隊赤脚的士卒爬進森林中；他們就遇見我所說的鄉人，他們就捉去五人，其餘的死於槍彈之下，當他們兩隊互相呼喊之後，認識了他們是一起的，以是聯合着，新來的奪了馬便騎，其餘的分佈給同伴。看鄉人如何被虐死是很有趣的事。有些人初時氣盛想卽一鎗把鄉人打死，但別的又說：「不，我們應該先把好好的法子收拾他們，以報復他們對待騎兵們之仇」。有一個引到一位未虐待士卒的鄉人問他說：「如果你必欲否認上帝及諸神，我就放到任何地方去。」鄉人答覆他說：他一生不認識什麽神與帝，到現在他沒有與上帝親近過，亦不欲在他附屬之下。兵卒以是送他一槍，可惜沒有命中，彈兒適着在一個鐵板上，以是他拔出刀兒說：「吁嗟！現在你來嗎？我答應你任你去何方，你看我送你去地獄之下，因爲你不願登天。」然後他一刀砍他的頭直到牙牀之上，當鄉人到地之後。

兵士說：「喂看，我們在這個或別個世界，如何去報復這樣的無賴。」(Der abentenerlich Simplicissimus.)

第四章　十八世紀（古典文學）

一　克臘斯托克（Klopstock 1724—1803）

克臘斯托克是德國的大詩人。但他一生多居留國外，如瑞士丹麥，從一七七五至一八〇三年他始退隱故鄉漢堡。他的詩幾稱爲國家的詩榮耀全民族的。他的詩滿着神祕與幻想，熱烈而生動，使全身舒展如一個善泅者靈活的騎士一樣，他做詩是很關心形式的，他同時給了無窮的意想之泉源與德國文字。

耶穌的臨終

在高高的十字架上耶穌綁着。爲夜色所包圍以殉教者之死，流出死者之汗。大地入於渾噩。朋友並不比離棄過早之朋友而在墓前敗與，或人在貞節的印象中、高貴的愛國心之大理石之前感到些偉大的；他傾向於神明的衰亡，絲毫不能動彈亦沒有流淚。但是驟然的痛苦激烈地侵患他而震動他。大地就如此入於渾噩，如此入於震蕩，Golgotha 亦同牠戰慄直達十字架之頂。犧牲者的傷痕永遠洩出血之疾流，當十字架隱約於深黑之際，牠同 Golgotha 一齊戰慄。夜色擁了可怖的輕紗蒙了死

者之山廟堂及你，耶路撒冷。天仙們自己亦看見了她們的光輝變了灰白和黃昏之景象。他的血反照着。民衆站着不動了睜着眼向十字架。救主之血可怕的流着。他流了，他的血落向他們落向他們的子孫，他們想把面兒轉開，但有一種有威嚴的恐怖使他們終久朝向十字架。

在將死者的頰上，還再顯出一次生的顏色，像一個輕輕的記號，比記號還輕似的逃了。於是他永不回來了。頰兒爲死降落了，且是顯然降落了，他的頭爲大正義之重而軋下，朝向他的心際。他用力擡起向着天空，但終於再倒向心際。天空在 Golgotha 之四周下沉，如同葬時之深槨，在死屍之上可怖駭人沈啞。最黑的雲伸長在十字架上，伸張地下降，一個莊嚴的靜寂落在這雲中，生物自己亦駭然，俄而如思想之迅速，他不見了。並不見有沈悶的聲音來報知，或一個吼聲慢慢鬧着撒破大地。死者之骨骼戰慄了，廟堂、及直震動到十字架之巔。他是暴風雨之使者。暴風雨來了在柏樹上發光並把他吹倒了，牠並在倨傲的耶路撒冷之鐘樓上發光，牠們以是戰慄。他是雷霆的使者。死海中閃耀得可怕，於是水兒高升起了浮沫，大地及天空亦繼之震響。

耶穌張着死眼向着天空大聲一呼，——不是臨死者之音，是大神的聲音。因爲他奇異已完結的生物，而容納這個居間人之死——他呼道：「上帝，上帝何以你拋棄了我？」以是天兒在這神祕之前蒙着臉。急促的，最後一次，人類的知覺重回到他身上，他疾呼道：「我口渴」狂呼飲喝，面色蒼白，戰慄流血並說：「天父在你手中我安置我的靈魂」及：「中間的上帝其憐憫我們！一切都完成了。」他俯首

長逝。(Der Messias)

二　萊辛 (G. E. Lessing 1729—1781)

萊辛早年曾入賴比錫 (Leipzig) 及柏林大學。一生努力於戲劇和批評，他對於當時的戲劇家都模倣法國，很不以爲然，所以他主張以日常生活底事物爲主，至於劇中主人或英雄，都是平常人物。此層很似後來的自然主義底表現。他的戲劇批評影響當時文藝界固然很大，但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則更偉大了。德國國民文學至克臘斯托克 (Klopstork) 而創立，更一到萊辛便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是沙拉森宋小姐 (Miss Sasa Sampson, Minna von Barnhelm, Emilia Galotti, Nathan der Weisse) 幾種。Minna von Barnhelm 爲德國最初之國民劇，是據當時實事編寫的。萊辛還著有「勞貢論」(Laocoon) 一書，批評希臘雕刻藝術，爲後世美學中極其有關係之作。此外尚有「漢堡的戲劇家」一刊物，是對於當時戲劇的批評亦極其重要的。萊辛富於熱烈的情感，而且忠實地毫不客氣與疑懼，和同時代的假文人學者筆戰。他早年深受唯知主義 (Rationalisme) 的影響，晚年思想更成熟，而宗教問題，尤深致研究，故對於過於迷信者，攻擊更不遺餘力。

詩人與批評

許久以來，好些有心人懷着嘗試的念頭，看看在德國舞臺上，除了現在戲院主人主持之外，是否能

够創造出更好的東西，我不知道何以人們竟想及我，以爲我能對此項事業，負擔得起——我覺得我在社會中，是閑散者；無人願安置我，因爲，無疑地，是沒有一人是知道我的才能，除了這些友朋之外——直到現在，一切職業，在我過去的生涯中，我覺得都無所爲。無一種職業，是我自己去要求或招請的；但是我更非退卻，對於特別的選舉，我自信是可以擔負的事。

我是否預備在漢堡戲院底成功下去合作？這個答覆是當然容易做到的。但我唯一的懷疑是：我是否能够？要從何種態度，我才能够更有所成就？

我已非演員亦不是詩人。

眞的，人們有時給我榮譽說我是詩人。然而人們因看錯了我，所以把我弄錯了。人們不應把我嘗試的幾種戲劇批評，而得到這樣一個高明的結論。執筆在手，調勻顏色，並不就是畫家。我的最初一些批評，是在一個年紀，正人們隨意玩賞着才能之喜悅和練習寫作的時候寫的。至於後來的批評呢，是可以原宥的，這我是承認的，我應該唯一地批評。我不覺着在我有純粹力量底活動泉源如日之出，由此純粹力量發射出如此豐富，如此強烈，如此純潔底光輝；我須要投我一切於使我強固之大機關和 Tuyau 之中。我將窮困着，飢寒着而且極其短視着，如果我沒有謙虛地假得着別人底財富，別人底火焰使我溫暖，以及藝術底眼鏡使我的視覺更爲聰明。所以我時常糊塗或氣憤，當我看見或聽着對於批評之反對攻擊。人們的成見以爲批評常使原始隱約不可見，但我自負由批評能够得到幾種近

乎原始的東西。我是一個殘廢的不能在謗書之牆邊，扶杖而行之人。

但是無疑的，如果拐杖能助殘廢者便由此至彼而行，然杖的自身不能自行而成一健行者；這在批評亦一樣。如我有這幫助，或能製出幾樣較好的東西來，如我這樣才能而無杖的人，這在我需要許多時候，在別的事情中亦應是需要很自由的，不致爲不願意底散心所中阻，而且在我一切的著作中有極需要着精神之表現，更需要在一切觀察之中，能每進一步，回頭靜心地檢閱，這一切觀察就是性格與熱情，亦是應與時更新一個劇務指導者所應有的。這樣我在世界上是最不適宜者了。

最後，人們想利用我，因我恰好似這樣一個遲鈍的合作者，正如我的屈撓而懶惰的友人們一樣，而想到批評。這是爲什麼有這個刊物思想產生底緣故。……

這些隨筆雜作應該是什麼樣，我在通告裏已經解釋了；牠們眞將到何等田地，我的讀者們將來都知道的。牠們並不是完全如我所說，好似有些不相同的東西，但並沒有醜惡的事物，我想。

「應該每一步，隨同着藝術，無論詩人的或演員的都一樣，在這戲幕中去做。」

我的戲目從第二後半段排定，我感覺着厭倦。我們有演員，但是我們缺乏演員的藝術。如往昔有過這樣的藝術，我們現在是沒有了；這種藝術是失卻了，應重新努力發現。這個問題，在現時各種爭論中，廣泛的流行着。然而各種特別的規則，各人所知道的，構成了光明而正確底方法，這樣可以允許着判斷演員在某一個特殊光景裏所應得的譴責和讚頌；這些特別的規則，我此刻僅知其一二。由此說來

一切演藝之討論材料好似時常漂流和極其可辯駁似的，而且毫沒有奇怪是：演員僅有職業之技巧與熟練，因此不論如何去抗議，辯護自己，他們從不自以爲大受讚揚了，以爲總給人家大加批評，那我眞不知道應怎樣說？而且他們時常不明白人們將讚揚或批評他們呢。此外許久以來人們已注意到關於批評給與藝人的感受性這事上，以爲如此，就會失卻減少他們演劇藝術的富豐，明晰和眞確性。這樣已够我自己爲自身之抱歉無限。

然而我的允許之第一部呵！……如羣衆問着：人們所得到的是什麽？當嘲笑地自答着，「毫無」以是我向我自己問了：「羣衆所得到的是什麽？」一樣是毫無：我將怎說，毫無？不過就是一些壞東西等於毫無罷了。不能滿意使事業得到潤澤，而且對於我不能使我自然地去發展罷。呵，這種直率的思想，想去給德國國民一個國民戲劇的完成，當我們德國人，還不是成爲一個國家的時候！我不說及政治底組織，但說及倫理之性質罷了。人們幾乎同樣說應該共立一個國家。我們差不多時常是對於一切外國的判斷者，尤其是爲人們從來讚賞不已之法國的東西；這裏一切由來因河彼岸而來的，都是美麗、可愛、耀目、至上的東西。我們情願，與其我們的耳目受到反抗的刺激，誠不如忠實地去評判爲佳，我們更情願與其取沈悶代以喜悅，厚顏代以雅潔，矯作代以眞誠表現，音調之喧嘩代之以詩，嘈雜代之以音樂，誠不如懷疑這世界最高貴而最可愛，爲世界第一之民族，如他們自己所慣稱的民族，應該接受一個所謂一切俱善、美、至上而純正的自然趨勢爲更佳。

但這共同觀點如此須要重環複述，而一個直接達到目的的方法，更容易使人興奮着，所以我只好暫止於此了。

Hamburgische Dramaturyie（漢堡的戲劇家一七六八）

三　歌德（Goethe 1749—1832）

在十八世紀後半部德國發生了一種異常猛烈的知識運動，後世文學史家稱爲 "Sturm und Drang"（其義爲「狂風暴雨」，是 Klinger 在一七七六年作的一本戲劇之名，後來借以標示當時之新興運動的）時代，此新運動是對於生活及文學上一切底習慣、傳統思想、制度作一極熱烈之反抗，要求自然、自由、天才，而讚美情緒與本能。故他們以爲禮教制度都是縛束個性自由發展的，因之想打破一切，尊重獨創的精神。與盧梭「返於自然」（Retour ā la nature）的呼聲，同一意味。此新思潮，遂產生德國的浪漫主義新運動。歌德與西拉（Schiller）同在這「狂風暴雨」的時代產生，這兩大文豪，後世人時相並舉；而尤於歌德之卓絕天才，不獨造成了德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其給與後世世界文學上的影響尤大。歌德生於一貴族之家，其父爲當時著名法律學者，故歌德早年在來比錫大學攻習法律，是遵父命而行的。可是他的天性不適研究法律，而喜於探求人生與自然之現象，更喜研究古代藝術，北方傳說，莎士比亞之戲曲，於是對於文學感到無上興趣。一方

面自萊辛發表「勞貢論」後，歌德受此書的影響，於美與眞之嚮往，已盡力不少，在後遇當代大思想家赫打偉大之天才，便如花之勃發。一七七三年發表處女作 Gotz von Berlichingen，這是一本五幕的悲劇，亦「狂風暴雨」時代之一部代表作品。歌德遂爲一般人所賞識，次年「青年維特之煩悶」(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出，便一躍而成偉大文豪了；這是一本簡體抒情的小說，情節纏綿而悲哀，文字瑩淸而瑰麗，此書一出，全歐競譯，而書中主人翁之服裝，更爲時人爭倣。「青年維特之煩悶」其內容大要極其單簡，青年維特因失戀於一艷麗之女郎，終至自殺。後來竟有許多青年讀了此書，企圖與實行自殺的，可見其影響之深與大了。歌德成「青年維特之煩悶」時，年僅念五歲，此後其友歪瑪 (Weimar) 大公願作其終身愛護者，故歌德一生更可從容於文學事業了。除此小說外，尚有著名的「威廉寶斯塔之修學時代」(Wilhelm meister Lehrjahre)；戲劇則有 Tphigenie in Tauris, Torguato Tasso, Egmont；偉大的史詩爲 Hermann unst Dorthea。暮年所作之「詩與眞理」(Dichtung und Wahrheit) 爲他的自敍詩，研究歌德者，都不可不讀。然而歌德一生最大傑作，有千古不朽之價值者，當然是他的歌劇「浮士德」(Faust) 了。這書共二卷，第一卷於一八〇八年出，第二卷則爲一八三一，在第一卷未出之卅年前，已經着手，其初稿後人別名之爲 Urfaust；蓋歌德之成此書，前後五十八年，直至死時，尤傾全力而完成其大作，而謂盡畢生之力而赴之了。Faust 爲中古時代德國傳說中之英雄，因求無上智慧之故，不

惜把靈魂賣與魔鬼米西斯托夫(Mephistopheles)。此傳說，當時仍極盛行，歌德以此爲材，一經偉大之手腕，竟完全改觀了。第一卷主人翁浮士德爲魔鬼引誘使沈醉現實，排斥理想，所以用了種種方法牽引浮士德墮落。第二卷便與第一卷大異其旨趣，浮士德被魔鬼帶往「大的世界」去遊歷上至古代希臘，文藝復興時代，下至當代德國之文化，都親身經歷。然這些現實世界底快樂，不能得到滿足，終於走到理想世界中的天國，尋求幸福之滿足了。全篇要旨不外是理想對於現實的勝利，靈對於肉勝利。至於全劇思想表現之偉大，毫不愧爲世界的大傑作，與荷馬之依利亞，但底之神曲，莎士比亞之哈孟德同爲世界萬古不朽之大作哩。

1. 歐連之王

是誰於此清風深夜，如此延擱旅途？這是老父與弱子。他緊抱於懷中，俾得溫暖而遠避夜涼。

「我底兒，爲什麼如此疑懼隱蔽着你的面目？——父呵，你不見歐連之王，和他的皇冕與金杖麼？——什麼都沒有，我的兒，這不過是夜氣之瀰漫罷。」—

「來，可愛的孩子，同我來……一切美麗的游戲，我們同玩着；在清流之旁，有着許多奇花異草，而且，在我母親家裏，更有無數繡金衣裳……」—

「父呵，父呵，你沒聽見歐連之王喁喁地這樣允許我麼？——靜寂些，兒子，靜寂些；這只是清風於枯葉深處嗚着颯颯之聲呵。」—

「美麗而小的同我來呵！我的女兒們等候着你；她們於深夜舞蹈，我的女兒們；她們將媚撫你，和你一同歌唱與游嬉。」——

「父呵，父呵，你沒看見歐連之王底女兒們，在那邊，蔭影深處麽？——我的兒，我看見了你想說的：…我看見了枯老楊柳，一片紫青！」

——「呵，我愛你，嬌小的孩子；你的柔軀使我媚惑；好好地同我來，不然呵，我將強迫地攫之遠走。」

——

「父呵！父呵！他緊抱我了，他弄觴我了，這歐連之王！」

老父戰慄而急行着緊抱窒息煩苦之兒於懷中，終於莅止故居……於是孩子在他的懷裏長逝。

(Erlkonig)

2. 詩人

「我聽見些什麽，在那邊門外？是誰在吊橋高歌？應得這歌聲接近我們徘徊於此鉅廈。」王說着。一個侍臣跑出去；侍臣回王便高喊着「應召老者前來！」

「萬歲，高貴的君王，萬歲，美貴的王妃：這裏我看見開明蒼天，星光羣耀！誰能說出他們之大名？然而，在此鉅廈充滿着華富與峨瑝，其緊闔着我的眼，這不是驚賞的時候呵。」

詩人於是緊闔兩眼，他的雄壯歌藝。……勇士們睜目，王妃低其溫柔之視線，王高興着，命侍臣以黃

金之鍊賞賜詩人之天才。

「一條金鍊給我呵！其給於你的勇士們，因他們擊敗敵人之刀鎗；其給這珍貴之重荷於你的實臣，使日益富庶。

「我歌唱着，我，如小鳥之在枝頭歌唱一樣；悲惻歌調，離唇遠走，這是我的酬報：然而，我將大膽向你請求，僅是一個請求其傾酒於絕美之杯，一個純金之杯中。」

唇接近着金杯而飲着「呵，清純而冰涼之佳釀！如此贈與，在王殿裏，不值什麼，這眞快樂！然而，在幸福中，其想及我！……你其謝謝上帝之恩典，如我多謝你賜我以此杯之佳釀。」

3. 杜蓮之王

他是一個杜蓮之王，當他的女友於臨逝之時，得着一個金杯之贈與，於是他至長眠於邱墓之前，依舊忠實而愛着。

這金杯從未與王分離；每食必俱，而且，當其每一次飲着此杯時，兩眼遂流着淚。

當王感着最終之時快要到了，於是計算着他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寶藏，一切遺給於他的繼統者，然而他始終保着他的愛杯。在四圍臨海之皇宮一個古色古香的鉅殿中，王端坐於寶位之上，羣臣環繞旁侍。接着王起立傾飲此最後聖潔之杯，於是擲之於海嘯狂濤之中。王靜視杯之墮落，沈着，消滅，忽然兩目緊閉……自此以後，王再不飲點滴了！(Der Konig in Thule)

4. 青年維特之煩悶

十一月念一日

她沒看見，她沒感到她預備着毒藥使我亡卻，她及我；而我，以全付愉快之心情，傾飲她使我將喪亡之佳釀。爲什麼她時常這樣溫柔地注視我……時常，不，併不時常，然而有時是這樣罷了。爲什麼她這樣地殷勤使我的感情得着無意的印象？爲什麼在她的額際表示對我冷薄之怜憐？

昨天，當我臨走時，她執着我的手而且說：再會罷，親愛的維特！——親愛的維特！這是她第一次叫我的「親愛的」呵，而這親密之呼聲，直邃之我骨髓，我曾把這反覆地百遍念着，在昨天晚上，當我臨睡的時候，我獨自語着，忽然我說：晚安，親愛的維特，於是我不能自禁地笑了。

她的把晤，她的環境，和她給我的好處，一切使我如火焰底靈魂的最後痛哭，誠然。

舉起簾幙使集於一邊！就是這樣罷了！然爲什麼我竟如此疑遲而震動着？是否因爲不曉得後來怎樣？是否因爲恐不再來？是呵，因爲在我們精神之本質中，時常懷疑設想這擾亂和黑暗，使我們從不能確切知道的。

我的決定至此完了。綠蒂，我將長逝了，我這樣寫給你毫無浪漫的熱狂，然而是冷肅地，當日之早晨我最後一次見你的時候。當你讀這時，我的女友，冷肅已彌降籠罩着僵直之遺軀，不幸在他的生命之最後仍不知道，一切最溫柔的是和你會晤呵！我經過一個可怖的長夜，而且——呵！是呀！——一個多

恩的長夜。這是她，使我的解決能決定：我希望死呵！昨天從你身邊走卻之後，在我靈魂深處恐怖反抗的時候，這其間一切一切壓抑着我的心靈，而且，在你之傍，我的失望之生活與空虛之愉快的思想，竟使我飽受冷酷——我僅能拽步而入我的房，此外我只有跪倒，呵，我的上帝！你允許我以酸辛絕淚爲我最後之安慰呵！整千萬之計劃，希望，強烈而盤環着我的心靈，終於她是現着，堅決地，一切，最後，唯一的思想：我希望死！——我睡了，在早晨，從醒後之柔溫中，她依舊是堅決地，強烈震撼着我心靈：我希望死！這不是絕望，這是完成了痛苦之確實與爲你的犧牲。呵！綠蒂，爲什麽我對於這默默無言？我們三人之中有一個應該放卻遠走，然而我願這就是我罷！呵。我的女友在這欲碎之心靈，時常起着殘酷念頭……殺卻你的丈夫……你！……我！……好，或者就如此罷！當你初夏良夜，登彼高岡時，其想念及我，如我登臨邱谷想念及你一樣，其歡，其瞻望我之墳墓在彼墳叢之傍，那裏，夕陽殘照，輕風顫動枝頭之處。——起初，我很平靜着，然而現在呵，我痛哭如幼孩了，因爲我感覺到一切俱活潑地環圍着我。

十一點以後

一切環圍我的是如此其靜寂，而我的心靈是如此的平和！多謝你，我的上帝，於此最後片刻，給我以興奮與勇氣。

我靠近窗邊，我的女友，我仍得窺着無窮蒼天之星辰從輕雲中迅速而過。不是的，你當不誤會。大神Eternel 將攜你於彼心靈之中，與攜我一樣。我看見薩利綠（Chariot）大星之輪轅，這在我是比一

切星座更覺可貴。當黃昏時，我離卻你，從你屋前門邊走過，她是面向着我。我是何等沈醉地向她凝視呵！而且我是常常如此，其給我以象徵，我現在幸福的神聖標示！而且還有！……呵，綠蒂！我有什麼是想不到你的？你其不隱瞞着我？我是否有如孩童饕斷與不知足之貪得，除你之外，我底神聖的，更有着其他關係？

親愛的意中人之像！我把她傳給你，當我將她歸還與你時，綠蒂，並求你尊敬她。我曾經吻她千遍，敬禮無數，當我出門或歸來之時。

在小紙上面我請求你父保護我的遺軀。在公墳之中，有個二千菩提樹，在其後，荒地傍之一角，那裏，我熱望着長眠。他將願意爲他的友人照這樣地去做。並懇你將此意轉達。我不願在一個虔敬基督教徒之前請求放置其遺軀於我的這樣可哀憐者之傍。

你看，綠蒂，我毫不戰慄握此冰冷之杯，而且駭人的，我傾飲死之甘醇。這是你，扶着我，使我不致振慄。一切！一切！這是現實了我底生活之一切祝禱，一切希望！是何等淸冷呵！死神是何等艱辛來叩此銅門呵！

吁！我何幸爲你而死，綠蒂！爲你而忠實！我願勇壯而死，我願狂欣而死，如我能給與你生之安靜與溫和。然而，吁嘻！他不過僅給與了少數高貴的靈魂來爲她流血，由他的逝滅使朋友們得到一個更加百倍美滿的新生命！

在這些服飾裏，綠蒂，是我想作隨葬之物的；你曾染指牠們。現在變成聖潔了；這我一樣地請求你父。我的靈魂將徘徊桐棺之上。我不願他人搜尋衣袋。這慘白玫瑰之心，曾在你胸懸過，當我第一次看見你在你的羣兒繞圍之中。——呵，其吻彼等千遍，告訴他們，這可憐的朋友的命運！其撫愛他們，這欣慰之羣圍繞着我。呵，我是何等留戀着你呵，自初次會面以後，更不能離開你呵！——這玫瑰之心，應與我同葬，因你於生日時曾給了我！我是何等地選擇這一切！——吁噫！我不想及這路途能引我一直到此……其靜寂些，我請求你，其靜寂些！

他們是擔認了——午夜之鐘已響！——好！走罷！——綠蒂，綠蒂，從茲永別了！從茲永別了！

青年維特之煩悶 (Die Leiden Jungen Werthers)

四　西拉 (Schiller 1759—1805)

說及歌德，就會想到他的同時代的好友偉大文豪西拉，這在稍知世界文學的人，無不會有這感覺的。然歌德生於富家，終身享其繁富之幸福，至於西拉則其生涯與環境大相逕庭了。西拉於一七五九生於馬伯 (Marbach)，其父爲維登堡 (Wurtemberg) 大公之園丁，幼年在維登堡大公保護之下，攻習醫學。念歲時爲憲兵團的醫官。但西拉毫不感到醫學的興致，而於文學、戲劇、哲學極其有味，尤喜讀歌德之「青年維特之煩悶」，和克臘斯托克之「姆西亞」(Der Messia)。於是西拉

慕羡他們之餘，試作「盜賊」(Die Rauber) 一劇，卽於曼諧 (Mannheim) 劇院公演，博得觀衆熱烈歡迎，德國文壇亦因之而受重大影響，西拉立卽成了大名，不料維登堡大公大不爲然，警告西拉，如不輟作戲劇，將不保護。西拉憤而走，然仍留曼諧，繼續於戲劇之創作，同時並致力於詩，他的詩充滿着雄壯的光輝，與音調的嬌媚，清新的天眞。在德國是最爲人所誦着，如歌德之詩一樣。「盜賊」亦爲「狂風暴雨」時代之一部大著。全篇要旨是主張自由與情緒之解放，反對因襲之束縛。劇中主人翁摩爾因主暴力改良社會，殺妻與胞兄，終致覺悟，自請官廳處罰以重刑來自贖罪惡。除此以外尚有 "Kabale and Liebe," "Fiesco," "Don Karlos" 俱可代表「狂風暴雨」時代之精神。其餘如："Maria Stuart," "Wallenstim", "Die Braut von Messina," "Die Jungfrau von Oriean" 和他的晚年及最後傑作 "Wilhelm Tell," "Demetrius." 都是不朽的大著。西拉於四十五歲時患沈重之傷寒症，然毫不因此以隕其志，畢生奮鬬着。晚年至歪瑪與歌德訂交，暢敍平生，異常欣恰，成爲德國文學史上一段佳話。西拉死後，歌德痛哭無數，且不願聽他人說及西拉之名字，可見其哀痛之深了。西拉一生，不獨對於德國戲劇，有大貢獻，卽全歐劇界，亦深受他的影響。西拉除文學作品外，尚有關於歷史學及美學著作，俱極有名。美學上有所謂游戲本能說，卽西拉所首創的。

1. 理想

你想與你之沿存幻想，你之酸辛與快樂，不忠實地就離開我麼？一切不能阻止你之逃亡，呵，我的黃

金青春之時代？這是徒然的去回想你了……你何緊急地疾馳，你的海波，投於大海之中！
他們是慘白了，這喜悅之陽光往昔曾照耀吾行，這夢想是消沈了，雖往昔曾充滿我的心靈的空虛；
我更不相信玄想能供我的夢寐如此其美麗與神聖，眞實的冰冷已給玄想以死刑！
如非馬利安（Pymalion）一樣，在他延燒的熱望中，吻抱雪冷之大理石像，直至將情感與生命都與牠流通着。我窮迫自然，以我青年之火焰，俾詩人的我的靈魂與奮着。
而且，當公贈我情熱之火焰時，她於是回我應聲，還我撫愛，明悉吾心之顫動：樹林、玫瑰、一切給了我以生命之誕生，溪流潺潺如清歌之娛我，我的隱痛是給了一切冷肅的動物之生存。
於是，整世界壓着我的小胸，急劇地以動作、談話、意像、高歌在日間顯示着……這世界之於我，是何等偉大，縱使如鮮花之在樹芽隱着。私願此花長存！從往昔雖覺她是微賤而卑鄙！
在生活裏，何其猛進，這少年天眞而直率，他的美夢是幸福，自由帶着疑慮，希望插翼上天，這並不是全因崇高與遠離，雖插翼亦難從飛過呵！
這樣美滿的旅行，從無障礙阻止着，在他的輕車四圍，何等可愛之羣衆環繞着！情愛與她的溫柔之恩澤，加金冕之幸福，光榮之額際羣星閃耀，而眞理亦裸地如日之光輝。
然而，吁嘻！在旅途之中，他失卻背信之旅伴；而且，前績後繼，都離他遠走；平庸之幸福失卻了，求知的飢渴更不能減少，而懷疑的黑暗時代之以眞理的意像。

我見了在平庸者額上的，榮耀之神聖凱旋；情愛隨着陽春而逝；我的旅途，前程只得見其靜寂與荒獨；希望，其再給與些少之曙光。

一切這些的喧雜過去之中，雖有那兩種神德是爲我而忠實的，將他們之安慰能使我不自惜，伴我到最後之歸宿？……這是你，溫愛的友誼，你的手療好傷痕！你，與我平分了生命的擔荷，你我曾經從早年起就尋求而終以尋到的你。

這是你一樣，恩惠的研究，你消散了心靈之狂風暴雨，你雖然艱難去創造，然而永遠不致崩毀，你於粒粒沙石，堆積於永遠偉大建築之上，然而有誰知道逃出年、日、時刻之艱難時候！

2. 大地之分給

「其取此世界：」一天朱比德（Jupiter）高高地坐在寶位上對着人類這樣說，「給你們永遠地佔有這封土或遺產；但須分給與弟兄們。」

說了之後，壯者與老者，一切的人俱預備與實行工作：農工獲取大地之產品；紳士們，有權縱獵於森林。

商人搜賣一切百貨，祇須店鋪能容；牧師選其最上之佳釀，君王以橋樑及大道爲防堵之物而且說：「徵收過路稅之權，是操之於我的。」

從許久以來，大地之分給早已實行了；當詩人來世以後，吁噓！已不能見着什麽，一切都有他們的主

人。

「我眞不幸！你的最親愛的兒子，是否應該忘記了他麼？……」一天詩人在朱比德寶座前這樣抗議着對他說。

「如果你長此永留於幻想之鄉，大神回答說，你還有何話說對我不滿呢？……當分給大地時，你在何處呵？——那時我還在你的旁邊，詩人說。

「我的眼曾凝視過你的顏面，我的耳曾聽過你的諧和之天籟；其諒及我的精神，因曾眩惑於你之光輝，當着超衆大地之時，竟失卻我的應得部分。

「然則怎樣辦呢？大神這樣說。我毫不能給你什麼：田野、森林、城市一切已非我有；你想否與我平分蒼天，來，此地住，蒼天是永久開着的呵。」

3. 十九世紀的開始

給……

呵，我的高貴的朋友！昇平與自由此後將向何處逃避？前世紀已在狂濤暴浪之懷中消逝了，一個新的世紀正由戰爭宣示我們。

一切民族的關連已失，一切老舊制度漸次崩毀……茫茫大西洋，不能抑戰爭之狂怒；尼羅與陳老來因河之大神，毫無能力去抵抗她們。

爲了想做世界之皇國，兩強國於是交戰着，而且，爲了消滅民族的自由，他們手裏怒握着刀矛叉鋤。
每個國家都需要黃金：如在野蠻時代之不列奴思，法蘭西人曾經礮轟正義之平衡架。
英國人，如珊瑚之百臂，以饕餮之戰艦雲佈大海，且思欲封閉自由的暗非特力王國（Amphitrit），如自己固有之家產。

南方之星，仍不可見，長走其不倦之道途；他蓋蔽着羣島，遼遠之四傍……然而幸福呵，從來沒有！
吁嘻！你將徒然去尋覓，在大地之各處，永遠開着自由底花之鄉，在那裏，一切人類發揮着青春之光耀。

一個無終止的世界爲你開着；你的船剛可估量這空間；而且，在這境界裏，是無位置可以安插十個幸福之人的。
應遠避生命之騷動，收藏在心裏。自由是永居於幻想之鄉；美麗生存於詩歌之裏了。

4. 德姆特利阿斯

爵庇　這是俄國大太子殿下叫我來找你。離開這裏很遠的地方，在他的御座之上，他想念着你；因他是如太陽一樣，在他的光輝的兩眼裏充滿着周照世界四圍的光明；所以殿下目燭着一切。從帝國最後之各極端都留意着，毫不能逃避他的視線之外的。

瑪花　當然的我感到他的臂指的所到的地方。

爵庇　他知道了使你生氣的高超思想；所以他覺得，在他一方面很生氣對你作一個大膽的要求。請你聽我說：身負大罪惡之人，在波蘭的地方，一個背叛者，破壞和背叛了修道的祈禱，反叛了他的上帝，汚辱了你的兒子高貴的聲名，你失了在他的孩童時代死去的人。這無廉恥的騙人，自以爲是你的血統，大帝伊凡的兒子。一個 Woiwode 人擾亂和平，帶了一隊軍馬，從波蘭來到我們的邊境，這個假王的名號，是他自己創的。他擾亂俄國人民忠實的心腸，並挑撥他們的反感和叛逆。皇上爲了親屬面上，叫我來找你……你光榮了你的兒子底靈魂；你將來不必悲傷一個無恥敗俗的人，竊了他的名字在死了之後，和生前的膽敢篡奪法統。你將高貴地對世界的人宣布，不承認他是你的兒子。你將在你的高貴的心裏永不會延燒着一個外人私生子的血流。你將這樣說謊，皇上已等候着你。這種虛僞的假說，須得憤怒的。

瑪花　在這訴說極其興奮感動時，已克服了。我聽到你說的是什麼教主？這是可能的麼？……呵，其對我說，由什麼形影，什麼方法可證明，這種冒昧的好險人，相信他是伊凡之子，使我時常痛哭的愛子麼？

爵庇　這是因他與伊凡，極其相似，無意的得到字蹟，閱兵時看見一個珍貴飾物，與平常的有別。而且他喜歡珍飾震動着。

瑪花　什麼樣的貴重珍飾？呵，告訴我！

爵庇　一個十字架鑲着九個碧玉，他說，這個東西，凱爾斯伊凡姆斯特斯羅夫斯哥（Knaes Tvan Mestislowskoy）在受洗禮時曾在頸上掛過。

瑪花　你說什麼？……他曾顯示過這個珍物？（極力鎮靜）但是他是怎樣逃出的呢？

爵庇　一個忠實的僕人，他是一個助祭教士將他在謀殺和火燒之中救出，於後祕密送他到斯摩連斯高去。

瑪花　但是他留在什麼地方？他說在那裏一直隱藏到現在呢？

爵庇　在住到修道院裏，他漸漸長大了，連自己也莫明其妙；後來從那裏一直逃到列來尼、波蘭，在那裏他伏侍桑杜美太子，一直到他自己無意中知道了他自己的來歷的時候。

瑪花　像這樣奇怪的故事，他能够尋到朋友，爲了他的利益和血統去冒險麼？

爵庇　呵，皇后！波蘭人有的是壞的心臟，熱念地看着我們帝國的繼統人。爲了在我們的邊境裏，想引起戰爭，一切可以藉口的，他們是都好的。

瑪花　但是，在莫斯科也有輕易相信的人。喜歡這種謠傳的事實麼？

爵庇　人民的心是不能說定的，皇后！他們喜歡變換；他們相信可以得到一個新的國家。無恥的人將假話的可靠，時常放在腦裏，奇異的人當爲恩惠和信仰。所以皇上想你出來，消滅人民的幻想，只有你一個人，纔能如此做到的。只要你說一字，被騙的人將大膽地說你的兒子已不存在。我

很喜歡看見你這樣感動。我看見了這種羞顏的騙假局面使我反抗，而且高貴的奮怒，紅燒着你的顏面。

瑪花　但是在那裏……請你說來……現在在那裏，是這個敢冒認爲我的兒子的人呀？

爵庇　他已向着齊尼高前進；他們說：他是從基阿那麼編成了軍隊的。而且波蘭的輕便騎兵和端地哥薩騎兵在他後面跟着前進。

瑪花　呵，至上神聖之天帝，其使他早日歸來呵！感謝！感謝！終於給了我消息與報仇的機會了！

爵庇　你做什麼，瑪花？我眞不解你的說話？

瑪花　呵，至上威嚴的天帝，其率帶他幸福！一概你們，聖潔的天神們，其護佑他的軍旅！

爵庇　這是可能的麼？……怎樣了？欺騙者將使你……

瑪花　他是我的兒子。一切這些記號，我都認得。因爲你的皇上恐懼，我就曉得了。這是他！他還活着！他向前進。暴君！下你的寶座罷！戰慄！還活着烏力克始祖的後裔：眞的帝皇，正統的繼位者來了；他來了而且還要算淸家產的帳！

爵庇　狂婦人，你有想過你所說的是什麼話麼？

瑪花　報仇與復興的時候，終於臨到他的身上了。蒼天已從墳墓的深黑，已由黑暗引向光明了。妄自尊大的哥頓諾夫，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現在追着向我請求恩赦，長跪伏匐於我的足下了。呵，

我的熱烈的禱望，終於實現了！

爵庇　憤恨對於這事，竟使你瞎了麼？

瑪花　恐懼對於這事，竟使你的皇上瞎了麼？他想他這樣禮敬我……我……一個身受陵辱的被辱婦人麼？要我否認上帝以神靈使他復活的我的兒子麼？對於毒殺我的民族的人，他曾給了我重重難以形容的痛苦，我拒絕拯救，上帝終於出我於絕望之中，在他是有什麼高興呢？……不，你不能離開我，你應該聽我說。我握着你，我將不放卻了你。呵！卒之，我能放寬了我的心懷了，在我的靈魂深處，許久藏隱的怨恨終能夠在我的仇人前吐氣了……是誰將我與我的活潑青春之魄力我的熱烈心靈的靈魂，投我於生人的邱墟？是誰在我的後面，拿我鍾愛的兒子，送給毒殺者去戳死他呢？呵！沒有一個人的利舌，能說出當我從苦難之中醒後的悲痛，這樣的漫漫長夜，羣星閃耀之時，數量着我的淚流，時光歲月過去！報仇雪恨之日終於到了；我看見我的權力之偉大了。

爵庇　你以爲皇上疑你……

瑪花　他是在我權力之下了……只須我說一字，就能決定他的命運……這就是爲什麼你的主人遣了一使者來見我呀！大俄與波蘭的人民，羣瞻着我。如我承認了我的兒子承繼皇統，伊凡之子，我將給他於一切榮典，帝國是屬於他的。如果我否認了，他將失卻了根據。因爲是沒有人會

相信嫡親的生母，慘酷被辱的生母，能與毒殺了她的皇室的人和解，去否認她鍾愛的嫡生兒子的。這不過只須我說出一字，大家就會把他當一個詐騙的人、拋棄的：……這不是眞的麼？這是人家望我說這字了：……從實招來，這就是我對於哥頓諾夫所能做到的事了。

爵庇　這是爲了整個帝國你須得做的事。你將從戰爭之慘酷災禍裏救出帝國，使眞理光榮。你自己，你沒有一些懷疑對於你的兒子之死麼？而且你能背了良心去證實麼？

瑪花　我爲了他帶了十六年的孝，但是我沒有看見他之遺軀。這因爲信了傳聞和我的悲楚，以爲他死了，信了傳聞和我的希望，我相信現在還生着。如果因着冒昧的懷疑，想限定至上天帝的權限，是背教的呀。但是他如不是我心痛的兒子，我望他或者成了報我仇恨的兒子。我承認他，我認他爲繼子，他，蒼天使我產生來報仇的他。

爵庇　可憐的婦人！你亂說皇上麼？即使你退出了修道院，你就會沒有了他的庇護，失了躲藏的地方了。

瑪花　他可以殺了我！我的呼聲能於墳墓之中或地獄之夜哀訴的。天帝將傳聲世界，這是他能做到的；但是要我說我不願說的話，一些不是他的權力可及的：……縱使用了他的全能：……他是失卻了目的了！

爵庇　這是不是你的最後說話？你要好好的想罷！我不能帶了一個更好的答覆，回奏皇上麼？

瑪花　如果他敢，其看蒼天的面，如果他能夠，其親愛他的人民！

爵庇　夠了！……你想決絕地不顧你的生命罷，你倚靠着將倒的柔弱垂柳：你將和他陷於同一危險……

瑪花　（單獨着）這是我的兒子，我不能疑他不是。一直到自由的荒漠之野蠻流牧部落，構成了他的軍隊；高傲的波蘭人，波蘭省長。以他的高貴的女兒，爲着高貴的動機去冒險着，而我，單獨地就離捨了麼，我，他的母親？當這狂濤暴浪衝撼大地，這昏迷快樂，感動全心的時候，我就單獨地毫不與奮起來麼？這是我的兒子，我相信他，我情願信他！我謹以十二分至誠來歡迎天帝給我來的！

這是他了！他與他的軍隊前進着，來拯救我，報復我的恥辱。聽他們的戰鼓之聲呵！他們的戰士喇叭之聲呵！你們，民衆呵，來自東方與南方的民衆呵！其速離了你們的荒原，永遠的森林前來呵！來，一切異文異語與異式服裝的民衆們，其速備你的駿馬，勁鹿，與駱駝！其緊迫團集於你們的君王旗幟之四圍，無數的如大海之狂濤！……呵！爲什麼我在這裏是強壓着、束縛着、節制着，當我正在萬分熱望的時候！呵，永久的太陽，你是週遊蒼天與大地者，其如傳達者宣揚我的熱誠願望！而你，瀰漫穹蒼之大氣，你毫不至被止，能迅速完成遙遠之旅行者，呵！其帶我的熱烈的祝賀同去！我有的不過是祈禱與祝願；我能將從我靈魂深處一切燃燒着的牠們，便插翼飛上

高天；我寄託牠們，在你的前鋒，如鋼軍之前進！

(Demetrins)

第五章　十九世紀

A　十九世紀詩歌

I　愛國的詩歌

一　安德特（Arndt 1769—1860）

十九世紀開始，德國各聯邦仍沒有統一，不可一世的拿破崙舉大軍征俄，後來莫斯科被焚，倉皇退出，這其間拿破崙的軍隊出入德境，是德意志帝國最危險的時代。於是產生一大羣的愛國詩人，安德特就是其中最著名之一。安德特早年曾當過歷史教員，在一八〇六年頃，安德特發表了「時代的精神」（"Geist der zeit,"）一書，於是開首宣傳，由德而瑞典而奧大利而俄，以強烈的情感，呼出愛國的歌藝，這於近代德國其間是極有關係的。晚年在佛蘭福（Frandfort）議院爲議員，在那裏，他與議會一致擁護普魯士之王爲德帝。九十歲週年剛過，於是詩人遂長逝了。

祖國之歌

上帝授火焰予人類，是毫不想成爲奴隸的，所以給人類之手以刀劍與弓箭，強壯的勇氣，自由言論

的劇烈運動，俾能挺身抗擊，直到血流，直到死亡。

我們以是應長保上帝底意志之莊嚴了，此後我們從不為暴君所賣，以頭顱代他去拼命了，但有誰為了無恥與羞辱的起因而戰爭，我們將把他粉身碎骨；他將永不能與日耳曼人同居於日耳曼！

呵，日耳曼呵，神聖的祖國，高貴的故鄉，美麗的故鄉！我們重新對你發誓：如有背叛你，將永為無恥及放逐的奴隸，給雀鴉啄成粉碎！我們到亞明戰場去，我們前去復仇！

一切可以叱責的其盡量如火炎之光輝地叱責罷！一概的人，日耳曼人前仆後繼，一切為國犧牲！其以你的心與舉手向蒼天一齊連續相呼喊着；我們是有了目的而奮鬬！

把一切可以響聲的，如戰鼓及笙笛，都盡量的吹打起來！我們願明天前仆後繼去飽染鐵血，劊子手之血，法蘭西人之血……呵，報仇之可愛的日子呵！這是給一切的日耳曼人何等溫和的聲音；這是偉大的事業呵！

一切可以飄揚招呼的其如旌旗等盡量飄揚罷！我們願前仆後繼鼓舞着如英雄之戰死！前進！飛揚呵；高貴的凱旋之旌旗，其奮勇加入前線！我們將戰勝抑我們戰死於為人類自由而戰的甜蜜死去之中。

(Vaterlandslied 1812)

二　寇那 (Körner 1791—1813)

寇那爲西拉敬友 G. Körner 之子，一八一三年戰死於加特雷布司 (Gadelbusch)，因他以愛國的至誠，思奪敵軍的暴威，所以憤而投筆從戎，終於戰死疆場。寇那生平曾作有一名劇 Zring 而所作愛國詩歌，影響尤深大，其他作品雖無偉大的天才與深刻，但是有極敏和可愛的天資。死後，其父爲彼集成一詩集，題爲「琴與劍」(Leyer und Schwert) 是一部充滿愛國熱誠的詩歌集。

喚民衆

前進呵，民衆們！自由之光輝之活潑地照耀於北方，給了火焰之標識了！其以你的鐵染敵人之血：前進呵，民衆們，火烟已告訴我們延燒了，收穫的時候已成熟了，收穫的人們，其趕快工作罷！惟利劍是我們神聖禮敬的希望，最終的希望了。其奮不顧身投於敵人之中，打出一條自由之路來！以你們的熱血，洗遍地上，日曼耳之地上！惟有這樣，纔能使她還其本來清白和堂皇。

這不是加了王冕的君王之戰，這是十字軍。這是一個神聖的戰爭呀！暴君將你們一切法律、風俗、道德、誠實、良心都奪除去了。自由之戰勝，將把牠們給返了你。日耳曼的老人呼出其戰慄的聲音：民衆們，其速醒起來呵！你的破碎屋廬之殘餘痛咒強横！你的被辱之女兒們請求雪恨你的被殺之兒子們請求以熱血拼命！

其棄了鋤頭，放下剪刀，捨卻琴瑟，抛開職工的工作！其離了你的鄉居，你的高堂大廈！你的旌旗飄蕩，

自由於是見了他的民衆武裝準備着因爲你築起了自由之光榮偉大之壇座，以利劍切碎片而爲磚塊，以死去英雄爲他的基礎呵！

其一致請求呀！請求爲往古美德的恢復，請求爲往昔偉大民族的再起，請求爲我們自由而犧牲之殉者，招請他們前來爲報仇的及爲神聖動因的先導！魯易士前來圍繞我們之旗幟而降福；或特南的精神，在我們之前，領導前進，而你老舊則盎 (Germann) 之陰影，如其旌旗之飛揚在我們行列之間呵！

上天將助我們，地獄是應退卻呀！前進呵，勇敢的民衆們，前進呵！前進呵！自由在那裏向我們這樣叫了！你們的心靈跳動着，你們的團結力隨着亦強大了！縱使屍如山積又何關緊要！在最高峯上應豎起自由之大旗來！但是呵，民衆們！當你們紀念過去的光榮戰勝，不要忘記爲了你忠實地而效死的英雄，其一樣給與我們的已死之屍灰的壺，一個堂皇連續的王冕！　(Aufruf 1813)

II　抒情詩

海納 (Heine 1797—1856)

海納爲猶太人，早年曾習過法律，終因不喜歡時拋了正課去學習詩歌，一八二七年歌集 Buch der Lieder 出，受了極大的歡迎。海納大概是少年德意志派中之最大抒情詩人，即在德國文學中，

除了歌德之外要算他爲第一大詩人了，他的詩極其哀艷纏綿，眞是絕品。他的人格與作風極似拜倫，影響了全個歐洲，及近代的德國詩歌。他的作品因當時受了當局的壓迫，禁止發行。所以他憤而出走外國，曾在法度了他半世生涯，和雨果、巴爾扎克、喬治桑，時常把晤，尤與哥齊埃 (Gautire) 爲最歡洽。一八五六年卒於巴黎。身後極其蕭條，他的詩集尙有「北海集」(Die "Nordsee,")及Romancers 外有三部「旅行記」(Reisenbilder) 爲旅行英、意諸國時的遊記，內容有抒情詩，印象與諷刺筆記而成。

1. 我再夢見了老舊的温夢……

我再夢見了老舊的温夢：這是陽春五月之一夜，我們同坐於菩提樹下，我們曾互誓着永相忠實。

於是盟誓繼着盟誓，雜於歡笑，互信與蜜吻；你爲了要我永記誓言，你曾輕咬我手。

呵，你有忠誠媚眼的我愛呵，你有雪峯齒牙的我愛！盟誓已須實現，但是嚙痕卻大多了！

2. 我的心……

我的心，我的心是憂鬱呵！然而陽春五月是發出其歡樂的光芒。在衰老的草地上，那裏，我靠着菩提樹獨坐。

在小溪裏流着碧水，欣悅而靜寂地流着。幼童在孤舟之上，吹着口笛垂釣。

此外別墅、園林、紅男綠女、牧羊、草地與豐林，顯示其娛目之幻像，如五光輝煌碎小的點痕。

僕婦疾走於綺草之上，裾裙飄揚；磨房的風輪激起金鋼鑽的輕紗，遠處發出他的翁翁之聲，直到我的耳際。

在老舊紫青古壘之傍，是一片耕地；一個紅衣少年在百步之前走着。

他戲弄着爲陽光之紅輝所照耀的他底槍枝，他是預備裝好的，一面把槍背上……我希望他使我仆斃長眠。

(Mein Herz, Mein Herz ist traurig)

3. 龍奈的沙石奔投入海……

龍奈的沙石奔投入海：這是我與我的幻願時常想念的，微風蕭蕭，游鷗長鳴，海波飄動而發沫。

我愛了許多美麗的女郎，與許多和好的同伴。他們現在在那裏？微風蕭蕭，海波飄動而發沫。

(Es ragt ins Meer der Rumeustein)

III　施華朋派詩人

烏蘭 (Uhland 1787—1862)

烏蘭爲施華朋派詩人中的中心人物，所謂施華朋派者是德國南部施華朋 (Schwabe) 的詩人們，有了當代浪漫派愛祖國的，中世紀的情緒之傾向的。此派多詩人，烏蘭差不多是首領。他的詩大半是讚美過去德國之光榮，鼓舞德國國人之愛國精神。他以學者的態度去研究德法古代的詩

歌與中世紀的傳說。至今尚有相當之價值。他所作的詩以敍事詩比抒情詩多。喜用民間傳說爲題材，以通俗之言語表現之，很受歡迎，當時稱爲民衆詩人。

埃登夏列的幸福

在埃登夏列，少年的地主，主持了盛大的軍樂之筵會；他起立靠着棹邊，在他的沈醉、喧嘩而騷動的賓客中高喊着：「其祝福現在埃登夏列的幸福！」

他家裏最老的侍從，這斟酒者，明白了主人的目視，於是遲疑地從錦繡之匣表取出了鉅大的晶杯：這就是人們叫做埃登夏列的幸福呵。

於是地主高喊着：「爲這晶杯的光榮，應盛於波多紅釀！」老侍者戰慄傾注着晶杯發出馨香粉氣的光輝，埃登夏列幸福的光芒。

於是地主搖擺着杯說：「這光閃的晶杯，是請衆女神給與我的先人的；在裏面曾這樣寫着：」如這杯不幸墮地，於是永別了，呵，埃登夏列的幸福！

「這杯兒給了埃登夏列享樂的人民之贈物：我們愛傾杯狂飲，我們愛筵會與他的洪聲，其互撞此杯，埃登夏列的幸福，以祝其壽！」

於是起初發出溫和的低柔的美滿聲音，如黃鶯之婉轉歌唱，繼而如豐林中洪流怒濤之喧嘩，最後如霹靂之聲，這埃登夏列的幸福之光華。

「這像一個勇敢的民族，是選定了爲這易碎的晶杯之保護者的，所以牠已經保存了這許久。其五掽此杯！而且還要熱烈地掽着，因爲我想看埃登夏列的幸福之眞實證據呀！」

當晶杯充滿着酷烈的光輝，忽然怒然如霹靂之聲一樣搖響杯頸，而杯口處亦如火焰之延燒；當埃登夏列的幸福消毀之後，一概來賓都奔逃散了。

火把與利刃握着在手，馬蹄蹴踏敵人的大廈，這個人是於夜間踰牆進來的；受了刃刺之後，於是靑年的地主倒地了；他仍握着晶杯在手，這破壞了埃登夏列的幸福的。

淸晨衰老侍從徬徨於孤寂的大廈，他找尋主人的遺軀，他於可怖的埃登夏列的幸福破碎殘片堆積中找尋着。

(Das Glück von Edenhall)

B　十九世紀的戲劇

一　克萊斯特 (Kleist 1777—1811)

克萊斯特爲德國十九世紀最大劇曲家，而且亦是當時唯一的大劇曲家。克氏生於軍人的家庭，其祖父及父均曾當做軍官。克氏早年亦曾入軍旅，但終於無興趣，於是入佛蘭福大學研究數學、法律、哲學，後亦棄所學，對於詩歌，極感深切的趣味。克氏在當時爲反對拿破崙唯一最激烈的人，引起了不少德國的新的國民的自覺心。克氏曾留外國多年，過其浪漫與顚沛的生涯，後在柏林識一婦

人名亨利埃，彼此因了解而起深切的同情，終於在柏林近郊，萬湖之畔，兩人同時情死了。克氏一生傑作極多，大部爲劇曲如：Robert Guiscard, 史路芬斯坦的家庭 (Die Faimlie Schroffenstein)「破瓶」(Der Zerbrochene Krug, Michael Kohlhas, Penthesilea, Katchen von Heilbronn) 赫德曼之戰 (Die Hermannschlacht) 漢堡公子 (Der Prinz von Hamburg) 等。

漢堡公子

多夫林　(看見了公子之後)漢堡公子來了！——托魯斯，你將怎樣辦呀？

選擧侯　(愕然)你從那裏來，公子？

漢堡公子　(前進幾步)從費別靈來，大人，我還帶有戰勝留給你呢。

(他放了三個軍旗於他的足下：軍官與下級軍官騎兵各人執着一個。)

選擧侯　(驚奇着)聽說你是很危險的受傷了。托魯斯伯爵！

漢堡公子　(很喜悅地)我請你原諒呀！

托魯斯伯爵　天呀！我眞是莫明其妙了。

漢堡公子　我的騂馬在未開戰以前，已經不起了；軍醫把我這手敷了藥，那不敢當，你說我是受傷了。

選擧侯　那末，你是指揮了騎兵大隊罷？

漢堡公子　(看着他的面)我嗎？當然是的！是不是要我親口說明呢？……我現在把證據都放在你的

脚下了。

選舉侯　把他的劍除下來；他是罪犯呀。

大將　（立着）是那一個人呢？

選舉侯　（在旌旗兩旁當中前行着）科維刺，我歡迎你。

托魯斯伯爵　（自語）不幸呀！

科維刺　憑着上帝說罷，我是他們所做不到的……

選舉侯　（向他注視着）你說什麽？看呀！我們戰勝的獲得，是何等零星呀！這個，這不是瑞典衞隊的旗幟麽？是不是！

（他拿着旗幟，展開看着。）

科維刺　大人？

大將　是我的主上麽？

選舉侯　當然呀！就是在居史塔夫亞列風斯的王朝，他也是一樣的。但是什麽字寫在上面呢？

大將　自邇而遠，自卑而高。

選舉侯　這沒有在費別靈一役證實了。（一陣靜肅）

科維刺　（恐懼地）我的主上，其允我稟告一字。

選舉侯　有什麼事？……拿這一切、旌旗、銅鼓、及軍旗，掛在寺院的柱上；我要拿來當做慶祝戰勝的裝飾。（選舉侯背向驛卒，取來往公文開了看着。）

科維剌　（自語）上帝呀！這眞是給人太難受了！（一陣遲疑之後，大將兩手執着旗，旁的軍官及騎兵亦隨着執了，最後科維剌將放在地上的公子的三面軍旗，亦取了握着使成五旗。）

第一個軍官　（走近公主身傍）公主，我請求你給我你的劍。

何連出連　（在他的旗旁）鎭靜些，朋友！

漢堡公子　我是不是發夢了？我是不是醒了？我是不是看見了？我是不是沒有我的理由？

科維剌　公子，我勸你不要再說了，交給了你的劍罷！

漢堡公子　我，我是罪犯麼？

何連出連　這是眞眞實實的呀！

科盧剌　你聽見了罷！

漢堡公子　可以曉得是什麼理由麼？

何連出連　（固執着）現在不能說！我們下了命令之後，你參加戰線，是太早了。命令是說，如無命令是不許亂動的。

漢堡公子　救命呀，我的朋友們，救命呀！我是發狂了！

科盧剌（制止着）靜肅靜肅！

漢堡公子　不朗登堡人是不是打敗了呢？

何連出連　這有什麼緊要，應該嚴重的是軍紀。

漢堡公子（悲痛地）呀！……奇了！奇了！

何連出連（離開了他）你並沒有失了你的頭呀。

科盧剌（亦離開了他）或者明天也許放你自由的。

（選舉侯收藏了信件，於是走入軍官羣中。）

漢堡公子（解了掛劍的鈕子之後）我的堂兄弟弗力特利想在布魯杜斯玩玩；可以看出的就是在油畫上，他表現着坐在象牙椅上，後面掛着瑞典旗，在棹上放着不朗登堡戰法。天呀！他不能以爲我是崇拜在劊子手大刀的，這是不可能的。我有着日耳曼老舊的石塊之靈魂，我是喜歡偉大與柔愛的，在這個鎮靜自若指摘古代的時候，牠們佔據着在我前面。他使我痛苦，但我想他喜歡。

（他交了劍給軍官，於是離去。）　（Die Prinz von Hamburg.）

二　海倍爾（Hebbel 1813—1863）

海倍爾爲德國近代戲曲運動的先鋒，亦是十九世紀德國最大劇作家之一。海氏生於何魯斯坦，童年時代，在艱苦中過去。他的自敍傳我的兒童時代（Meine Kindheit）曾給了吾人不少深痛的同情。他喜讀聖經，在他著作中，又以找出深刻的痕跡。後來得着友人的幫助進過海特堡及明星大學，他最初喜歡作詩，後來轉傾全力於劇曲，他的第一劇，尤特（Judith）於一八四一年出立了近代德國戲劇運動的界石。厥後得丹麥王的讚護，曾遊歷法國，意大利等處，他的大部分劇作喜以分析心理，道德及社會問題與良心之表現混雜於一個偉大而象徵的風格中，除 Judith 外，尚有 Genovera, Maria Magdalena,「寶石」(Der Diament, Herodes und Mariamne, Agnes Beruaner)「息克斯及他的環」（Gyges und sein Ring）等等。最後是他的傑作尼北龍景 (Nibelungen)。

亞尼斯北腦亞

（甫賴辛進來）亞尼斯（前進迎他）你帶了些什麼給我呀！

甫賴辛　我帶了些你自己想望的東西來了。

亞尼斯　我自己想望的東西呵？，不要嘲笑呀！在我後背緊閉着的黑暗的大門，你將永不給我開了。

甫賴辛　我將把門開了，如果你能答應所要求的話。

亞尼斯　那末，你有什麼對我要求呢？

甫賴辛　我是奉了巴維埃大公之命而來的，（亞尼斯表示向後退）但我是誠實地對你的，我的主上此刻並不是你的敵人了。

亞尼斯　不是我的敵人？然則我爲什麽在此地呢？

甫賴辛　你曉得處境如何罷。恩斯特大公是年老的人，如果上帝叫了他去，或者他唯一的兒不繼承的時候，王位是空着的。呵，亞列不列斯特是永不能去繼承王位的因爲他死心塌地不肯離開了你，那末，你應該捨棄了他罷。

亞尼斯　我呀！離卻了他！不如自己離開！

甫賴辛　你應該這樣做！相信我，相信一個男人如上帝一樣，老早知道了你的命運，還要把命運轉變過來！我不應該對你不相信；如果不關心你的命運，我又何必來到這裏呢？當然的不一定須要我臂助你看見了我不是如何無用的人，我的劍是有好些用處的，我將拔劍而護，如別人一樣，因爲你使我痛憐；現在在牢獄裏尋見了你，在這死人的室中，因爲只有我一個人纔能援助你；但是呀，我再向你說；你須得離開了他。

亞尼斯　你把這爲我冒着生命之危險，這可憐的人，救出，我應該相信你的好意是正直的，但是你是一個堂堂大丈夫，你竟不知道你所要求的是否適當。不，不！不不要這樣，永不！永不！

甫賴辛　我請求你，不要太過憤急呀！不錯，這給你是一個艱苦的犧牲，但是如果你把這事拒絕了，這

就是你自己——今天所經過的事情，你還再遲疑不決麽？——將來犧牲了。是的，或者我竟走了大過我不應走的路，向你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憑着我自己去擔當危險。

亞尼斯　你想把我嚇驚了，但你對於這事是沒有結果的！（她手靠近棹）我的兩脚雖然仍舊鼓動；但我並不是這樣容易受驚的人！我的上帝！起初是這些喇叭，後來是這些浴着血的劍，終則是這些死屍！但是在我，一切都不怕，雖然是恩斯特大公與強盜的手中是一樣正直而剛毅的。（她坐下）不要這樣地看着我，如果我感着強烈的痛苦，這就是忽然間在我的靈魂前面表現着杜蕣之死了，但是這是已經過去了。（她立起）此後我還能再遇着什麽呢？一個犯大罪的人，雖然沒有給審判官定了罪，但有上帝的天使愛護着。在牢獄中安全地度着日子，然而我，我還有看見過我的！不，不，我不能相信。我的丈夫曾對他的父親說過。但眞是這樣，眞是死——我知道，這是不能够的，完全不能够的，——如果眞死已惠臨門外，審聽我的說話，我永不能再有所作爲了。

甫賴辛　死神已臨門外，當你走出去了，她將進來的，我有何話說？她將叩門，如我留在此地太久了！你看看橋邊欄栅罷！你看見了什麽呢？

亞尼斯　民衆們擁擠着，有些人伸着兩手向天，別的注視着脚下的端腦河，但是沒有一個人是跌下水中的。

甫賴辛　（以目向她暗示）還沒有一個人！

亞尼斯　上帝呀！我有好好的知道你所說的是什麼呢？（甫賴辛點首示意）但是我犯了什麼罪過？

甫賴辛　破壞了既成法律，分散了父與子，使民衆與王子隔離，創造了一個使王子不是罪過與清白的問題，僅是起因與結果的問題之境遇！這些是說你的審判——因爲你等着到來的命運，已經是從許多年以來，爲大膽與無可譴責的人們，掛在你的頭上了，而且上帝自己亦確認了年青的王子曾以誠懇的祈禱請求，所以這唯一的，將臨刑的時期延長了。你戰慄着，所以不要再長此自尋煩惱罷！如有一個珍石勝過其他一切的石塊，在衆王之王冕上，發出光亮，藏着在礦裏，就是剛好爲了這個，延繞着四方極熱烈的情感，誘引好人，如變成在強盜中，殺人及暗殺者裏面的人一樣，是不是單獨一個人能不盲從，是不是沒有權力以他的預事執着，投之大海之深處，來過止共同的災害呢？這就是你的處境，好好的辨別和想想罷，我最後請求你！

亞尼斯　你亦要好好的辨別，如果你不以死之外的東西，來要挾我的話！我決不捨棄我的丈夫，我不能夠亦是不應該的！我是不是仍是他的妻，如往昔爲妻一樣？是不是他娶了我？是不是我嫁他？是不是我們沒有結婚，不能分離的結合，以身體及靈魂，彼此交給與取得着？但是我敢擔保不登王位！不要恐怕，我所說的，他不會實行，我從他親口得到約誓，如同給在危極時一個會幻術的言語一樣。那是好久以前了，眞的，我已經相信給我沒有什麼用處，但是此刻已把牠取消了，

現在隨你的意思罷！

甫賴辛　這是更不能使你得救的。亞列不列斯特大公能將一概或些少的與有生俱來的君權用來保護你的，是可以褫奪的呀，不過君權是與他不能分離地相連着，正如美麗使王子成爲你的情奴一樣。如果他不要幸福，當然是不幸的了，可是他是屬於人民的，強迫着要登王位的，正如你要使他入於墓墳一樣。此外有一使你得救的法子，就是宣布了你們的罪惡的結婚，卽刻逃亡罷了。

亞尼斯　恩斯特大公是何等的仁慈呀！他不過是要我命罷了，然而你比他更進一步要求我！是的，是的，我僅能這樣做，爲了他，好似我從沒生存過；我自己呢，我將在他的靈魂中消滅了，牠將羞楚地沒深愛過我罷！我的亞列不列斯特呀！你的亞尼斯不認你了！呵！我的上帝，在我可憐貧困中尋着了幸福財產，柔弱裏變成強壯呀！然而我將這酸辛遠離了他！他沒有一個能阻礙我的現在我眞不再戰慄了。

甫賴辛　呵！如果此刻你的老父能在我旁邊贊助我呀！他將這樣對你說：我的女兒，爲什麼你不願意棄卻你沒有答應而是被迫的地位呢？因爲我曉得這正是你的處境！

亞尼斯　被人強迫！這豈不是人們來干涉我的恐懼，戰慄和遲疑嗎？呵！如果你曾給了我你的憐惜，那就是因爲你以爲是一樣的了，取了她去罷。不要再使我難受，我是無一些權力的。不，不，我不是

被人強迫了的！眞的當第一次他沒看見我。我卻看見了他的時候，我就開首愛他了，卽刻他亦愛了我，如平常及永遠一樣，我們的愛，是不會有止的。所以不要對他有所誣謗！我是比在他前，更有罪過的人！眞的，我從來不流露出我所感觸的，或者我對他並未注視過他罷，但是我將在嬉笑哭泣之中我心靜寂地悶熱，發出了祝願之呼聲。呵！我在上帝及我自己面前慚愧着，在我好似我的純潔的血流，注溢着腦中而且我對可憐的泰阿伯微笑的答覆。使我爲難，但當晚上他走近我身傍時，無疑的，我亦開首轉向着他，然而這不過如預備上天的人知道他還沒有償清死的債務一樣，那末當天使對他以極柔和的手段要他出門限時，是不是他是被強迫了呢？

甫賴辛　這就是你的最後的話麼？

（門開了，可以看見有些警兵逗留在門外。埃姆蘭進來，他們仍留在門口。）

亞尼斯　（前進迎他）埃姆蘭大人，如果我的丈夫從不知道，我是怎樣深知你的時，那末，我死了，你亦不能生存的！他老早無緣由地恨你，比恨世界上任一個人還要厲害，眞的我可以對他舉了一個理由出來，但是這我可不做！如果你是一個人，你試回想你過去現在好似你應該從你的靈魂深處起了不安罷，（埃姆蘭無語）埃姆蘭大人，我是不是墮於你的手中呢？你想想這樣毫，無預備送我到什麼地方去呢，其給我些少時候，上帝將寬恕你再做過了朱打斯（Judas）一次，我自己亦將代祈禱，（埃姆蘭無語）埃姆蘭大人，這個時候，我是何等誠懇來請求你呀，正

如有一天你哀求上帝允許一個小小的延期，他將答應你如你答應我一樣！你看看我呀！你看我還這樣年青你許多年媚悅着我，其給加一分鐘罷！你能够拒絕我麽？我自己不過亦要請求假期呀！

甫賴辛　你請求了他，他所不能答應的事！你的僕人告訴了他，你在昨天夜裏單獨地懺悔了，他都知道的，的時候緊急了！此外相信我的話一個黑的如其他的是一樣罷了，——但是你其贊同罷！而且……

亞尼斯　其速遠離開了我，誘惑者！（埃姆蘭示意警兵進來，並令近亞尼斯）快滾開去，無廉恥的人！你想在你的大公還不敢摸觸的人的身上去手觸她麽？只要如繞以溝渠就够了，那我亦不能禁止的！（她走近門邊，停着）亞列不列斯特呀！亞列不列斯特呀！你將如何的痛苦呀！

甫賴辛　是的，是的，你以其喜歡以這針刺彼的靈魂不如……還有時候呢。

亞尼斯　你問問他，當我已不存在了，他是不是詛咒土著比傷哭死者更甚呢！我是知道他的答覆的！不，不，你不致引你的犧牲者使她自己聲名掃地。我最始的呼吸是純潔的，我的最後的亦將一樣！你所要強迫的，儘管做來罷，你儘行使你所謂主人的權罷，我將忍受着。如你有權，不久我就可以知道的！（她走進警兵隊中，甫賴辛及埃姆蘭跟着）

(Agnes Bernauer)

C 十九世紀的小說

海斯（Heyse 1830—1914）

海斯爲德國十九世紀最大小說作家之一，生於一八三〇年，早年曾在柏林及本納大學研究過羅馬言語學。在明星那裏與一大羣詩人過了半世的生活，他的作品極多，有三十餘大卷。其中以「世界的孩子們」（"die Kinder der Welt"）爲他長篇大作，但他在德國小說家當中是特異的，一個因他以南歐的風味創出了短篇小說的新的體格，以他所最受人歡迎的，大約亦是他的短篇小說：

奇童之母

當她的女兒在花園裏正與老婦人頓娜高談的時候，夜已到了，於是高聲驚醒了她的沈思，過了一刻，利沙北利走進來，看見了她的母親坐在她的寫字檯前，好似夜給了她不意的驚惶，窺看了支出簿或往來書信的內容。

「母親，她說，他再寫了一信給我呢，一個小孩子將那信帶交了頓娜，他是在過籬笆時寫的，因爲你曾允許他從遠處寫信給我。你對於這信內容，要知道麼？他說我應該確保他的忠實，如你對於我的鍾愛一樣，而且只有死之一途，纔能使我們分離。」

她把信給她的母親，但她並沒有去取。「好好的讓我單獨地想呀，我的女兒，她這樣說，我還要想想些東西呢。」

於是少女就走出去了，喜歡地自己享受着寶貝的幸福，老婦在黑暗的房裏足足坐了一點鐘，在黑暗的思想裏，沒有一些陽光來給她光明之望。她無時不懷疑死者手上的指環，是他的兒子安特列亞斯當近第一次受洗禮的時，放在他指上的是一樣的。或者無意中忽然他失在他人手中呢，她是更不相信的。這個放在病院屍室的死人，胸膛現着劍刺的血洞。這不是別人也許就是她極鍾愛和痛哭的失去的兒子，而這個爲了保障他的生命而殺了他的人，就是她許了他以女兒嫁給他的；或者，他在幾星期以後，以定婚者之資格進來了這個孤獨的房屋住了，而且他的神采奕奕，使她想起了他的兒子，變了同時失去兩個兒子了。此刻她恨他了，她詛咒他進來的時候，她詛咒她自己的言語，當她答應了他保護他的時候，而且在答應中間還加入了虛僞之言，當警探在她的面前質問的時候。於是在她的心中懷了這些的詛咒，因爲在她的腦裏又看見了這無辜被逐的誠實面貌，她聽見了他的明晰聲音，回想到她自己的言語，答應了他如慈母之待愛子，而且她的女兒在昨夜來見她，拿着他的信說：「我將要死了，母親，如果沒有愛我的話。」她很知道她自己的兒子，他說這話並不是無因之談。她感覺了對於這個兒子是應該從許多年以來要享受慈母之愛，如何給與的。對於這頻年悲苦浪跡在外，不識家鄉，使母親積憂新愁，使妹妹失去了幸福的兄弟，是否她應該爲悲痛不欲生呢？不，這個堅強的婦人

自說着，這是不應該的，我比這裏一切的人都罪過，我是對他的可憐的結果是負了重大責任的，我，與我愚狂之柔弱性質，與我的畏怯，我的過度的溫愛。無人比我更要懺悔的這個兒子上帝想給我塡補失去了的兒子，我沒有快樂給了他，而且犧牲了我別的孩子單留着我一個人與憂愁，用了重疊的假僞之辭去買了來！

…………………………………………

「失去的兒子」(Der Verlorene Sohn.)

第六章　現代

一　蘇特曼 (Sudermann 1857—?)

蘇特曼幼年因家境貧寒生活勞苦，十八歲始往克尼斯堡及柏林大學讀書努力於哲學及言語學的研究，後來在柏林大學卒了業便出來當新聞記者，一八七八年憂愁夫人(Frak Sorge)出版，一躍而成小說大家後來因努力於劇本的創作，一八八九年戲劇「名譽」出，Die Fhre 更名噪一時，而蘇氏遂爲德國近代最大劇作家者之一了，其後繼續出了梭東斯之結局 (Sodoms Fude)「故鄉」(Heimat)等，因此蘇氏獲得世界的榮譽，蘇氏作品除上述外還有「隱幸」(Das glük in Winkel)「蝴蝶之戰」(Die Schmetterin gsschlacht Johannes)等等，蘇氏受尼采及叔本華的

影響極深，在他的著作中，都容易看出，蘇氏具有近代觀念，喜歡研究社會問題及婦女問題，可謂對社會制度的批評者，如霍卜特曼及易卜生一樣，他方面他極力反對舊道德，如在「故鄉」裏是表現得極其明顯的。蘇氏作風雖屬於自然派，但反面仍帶着濃厚理想主義的色彩，與極端自然主義的作家相比，當然是不同的呢。

弗力逞

將軍　好！弗力逞我的兒，現在僅是我們了，你老實說罷……其實是什麼一回事呢？

弗力逞　沒有什麼，父親，絕對沒有什麼！誰能有什麼一回事呢？

將軍　聽着，壓迫與偵察的歷史，不過是一個故事罷了。

弗力逞　然則怎樣呢？

將軍　你同我一齊吸烟麼？

弗力逞　請……或者更好，如我能喝些水。（他急速地飲下兩杯水）

將軍　（燃了香烟之後）看，弗力逞，你這樣急卒你沒有看見我要對你反對麼！

弗力逞　父親，怎樣去反對他的兒子呢？你如果不相信我，好，那末你就不相信我罷。

將軍　但我們都是軍官，我的兒……呸！放開這事罷……我們是……一對好朋友而且是老友……是不是我們是這樣？

弗力逞　當然是的！

將軍　當然看見你在這裏這樣行動——如一個患了幻覺病人或失望的人一樣——我眞不知道要怎樣辦……好！我想再給你一個證據，使你對我有些信得……事情並不是這樣麻煩會使有許多經驗的人不能安排的……所以，你在這裏坐一下罷……你有賭博過麽？

弗力逞　有的，我賭過。

將軍　你有輸過麽？

弗力逞　沒有輸過，還贏了呢。

將軍　那末，婦人們！……爲什麽沒婦人們呢？

弗力逞　（聳臂）呀！

將軍　孩子，不要這樣倔強……你以爲我不曉得你有情人？……

弗力逞　（大笑着）我有情人？呀，我的上帝呀！

將軍　你看，我的孩子，一年半以前了，有一天你尋了我，而且對我說你想與亞尼斯訂婚……你曉得我對於亞尼斯毫無異論……這將來一定是一個賢孝的杜羅斯夫人。

弗力逞　呀！你相信這樣麽？

將軍　但是你的二十一歲……呀！我的上帝！……人家所謂「婦人」你竟沒有這樣的思想……所

以我對你說：我的孩子，這次的會談最好藏隱起來……尤其是對於亞尼斯一方面……其照着你的父親及你的祖父所做過的做去罷去經驗一些所謂人生的……以後就要回來。你沒有回想到這話麼？

弗力遈　是的，我想到了！

將軍　（微笑着）我覺得好似，你現在知道了所謂人生罷。

弗力遈　呵是的，這是別無異議的。

將軍　（仍微笑着）或者你沒有走出了人們所謂熱情的範圍，至少你還沒有決定罷，這在我是不能知道的。但從你們音信渺然看來，那末我前面說的或許是眞的……我們彼此都是大丈夫，我是不願意對你再有別的勸導。但，最少，為了你的母親……不要再從新幹起，這就是我給你的勸言……好！現在我們就開始談事情罷……你知道，郞斯奇夫人是個可敬愛的婦人，那是無疑的，但是……

弗力遈　（突然起立）父親，為什麼你講起了郞斯奇夫人呢？

將軍　啦！啦！靜些，靜些！……這些事體，人們知道的，我一概都知道，但絕對不致使我與你的祕密相混雜的……然而為了那個狂熱情愛的人，最好靜靜罷……我將治好你……你其靜靜地罷！

弗力遈　我很願意來相信你，父親，如果你覺得時候是緊急的。

將軍　好！爲什麼不呢？

弗力退　因爲在此二十四小時內，我將變成一個死人了。

將軍　（跳起以臂擁抱他）兒呀！

弗力退　父親，我不願意說些什麼，我來這裏，是爲了不聲響地向你告別。但是你把我的祕密都取去了，父親。

將軍　（榮耀自得地）那末，是一個傷風敗俗的事了！那這不是眞的要你走到這傷風敗俗的事件上麼！……可咒的無賴！（鎮靜）郎斯奇是不是要和你決鬭呢？（弗力退表示他的話是對的）好！是對的……曉得了……郎斯奇的瞄準是十分精確的，他的輪打或者是最厲害的槍手。但是你的劍術並不壞，怪可憐的……如何纔能棄而不顧呢？……我，我有過三次的決鬭，其中有二次是很可懷疑的，好！看看我……這麼一回事要怎樣說，要怎樣辦呢，怪可憐的！

弗力退　父親，現在這樣的事件，眞使我不知道是否允許和他去拚命。

將軍　（啞着聲音）我不懂這話的意思，弗力退。

弗力退　那末，不要問我罷……我不願說這事，父親……我希望最好把我的舌割掉。（一陣沈肅）

將軍　（將近左門，把門開了，向外望了一陣又把門關着）現在說出來罷！（憤怒地）說……不然……

弗力退　在我，更無所謂「不然，」父親……你趕我不趕，都是一樣……

將軍　（低聲，牙齒顫動着）你是不是使我發狂呢，孩子？

弗力提　（呼喊着）他把我鞭撻了……從走過宮庭……一直到大街上，他把我鞭撻如同鞭撻畜牲一樣！

將軍　（一陣靜肅之後）你的指揮刀那裏去了？我想，你把牠刺入了他的身體裏罷？（弗力提無語地，低首看着地上）我問你，你的指揮刀究竟那裏去了？

弗力提　我……沒有了牠……同我在一塊，父親！

將軍　你……沒有了牠……同你在一塊……唔！……現在我知道了一切了……是的，那末，當然是沒有什麽可問了……而這個災事……是在什麽時候發生的呢？

弗力提　在昨天晚上，父親！

將軍　什麽時候呢？

弗力提　那時還……光着呢！

將軍　嗄！嗄！

弗力提　父親，不要笑呀！你其憐惜我罷！

將軍　你有過憐惜我麽……你的母親那裏來的？那裏來……來……你看看罷，稍爲看看你的周圍罷！……兩世紀以來，我們杜羅斯族人是辛苦了，齊集了，我們把死神與惡魔都打倒了，都不過

是爲了你呀！……杜羅斯族家庭，都擔在你的兩臂上，我的兒……你放棄了，任他窮困，而且你還想怨恨呀！

弗力逞　親愛的父親，你稍爲看看呀……自從你知道了這事之後，我是變成了極其鎮靜了……你所說的，當然是眞實的，但我一個人是不能擔負全部責任的。你看看，當我爲了亞尼斯來見你的時候，我滿心的愛着她。別的婦人，我何嘗當她們是一個什麼人呢！

將軍　這是我了，我就是使你向別的婦人前進的人了！

弗力逞　是呀，父親！那麼這句話是什麼意義呢？「你應該了解生命，你要爲老成，其去做如你的父親及你的祖父所做過的一樣。在團隊裏，到現在也還有人說着你的愛情逸事呢……他們還說了最近發生的故事……我呢，在我一方面，這些說笑是不感何等興味的，我看見了一切的婦人都不值得我去犧牲……這個意見，或者是太天眞，但是如你將她棄卻，那麼我將靜靜地與亞尼斯……

將軍　止！可憐的事！止呀！

弗力逞　你看現在你忽然說了：可憐的事了！……父親，我是一個將死的人，我來這裏並不是來埋怨你，你也不必譴責我呀。

將軍　（抱住並撫他的髮）我的孩子……我的一切……我的孩子……我不能允許你去死……我

不願意你去死。

弗力逞　低聲些，低聲些，父親，不要給母親聽見了。

將軍　是的，諒我的任性。當不致再這樣了……現在是什麽一個光景呢？

弗力逞　那天夜裏我還見了我的大佐。

將軍　我的上帝，弗龍怎樣說了呢？

弗力逞　省下這些不要說罷，父親。自然我卽刻是允許了平常的告假，等候開除。呸！現在有什麽要緊呀！……這已經是不能再延長時候了……今早名譽參議們召了一個會……問完了我以後，我卽刻離開了，因爲恐怕失了時間。我給了夏拉爾一本摩罕默德聖經，使我再被拘留時可以會見。他不久就可以得來的。

將軍　但是爲什麽你去請求名譽參議呢？

弗力逞　我應該怎樣做了纔對呢，父親，因爲郞斯奇對我的證人宣言說我……沒有權……來打我。

將軍　我這樣說麽？我將殺死他，這流氓！

弗力逞　最好希望他們决定照我所說的而行。

將軍　是的，不然是可惡了……（溫和地。）而且我還要指示你幾個法子給你現在應用……使你的手鎮靜。好好睡覺不要什麽，最後你對醫生說。

弗力退　算了，算了罷，父親，現在又何必呢？

將軍　怎麽說呢？或者你是不是希望郎斯奇？……

弗力退　郎斯奇將感動……或者也許確實……

將軍　不幸得很，你是……你是？……

弗力退　郎斯奇將感動……或者也許不確實……

將軍　不幸得很，你有什麽……好好想罷！

弗力退　我不願意，父親，如果你看了這幕戲劇，如同華天斯坦的居民在昨天所看見的一樣的話。（他顫動着）那麽你對於一個半部合禮的死法，再不必爲我的生命請求什麽了。

將軍　（破碎的聲音）或者……他們不允許你……決鬭罷！

弗力退　呀！如果我們眞走到了這個最後的希望，那麽我們的光景，豈不是很憂悶的，父親……或者我應到芝加哥去開了一個咖啡宵夜館，或拿了你的款去做畜牧的生意罷！是這樣麽？……你將這樣做麽？

將軍　（顫動着）我麽？

弗力退　好呀，說罷……說！

將軍　（全身起立着）不！（復墮椅上）

弗力諟　那麼，你能好好看見了，父親……從這種態度或旁的行動看來，你的弗力諟是一個完全的男子了。

將軍　（自己沈思着）我的過失！……我的……（僕人威廉進來。）

弗力諟　有什麼事呀！

威廉　夏拉福大佐想同你說話。

弗力諟　（從他面前走過）怎樣了！（夏拉福與他及將軍在無言中握着手，他注目威廉，僕人卽走開了。）怎麼了？

夏拉福　是不是你父親都知道了呢？

將軍　是的，我的親愛的夏拉福，我知道一切了……這是已經調和了麼？

夏拉福　明天天亮四點半鐘的時候在大操場背後，

弗力諟　讚揚上帝呀！

將軍　讚揚上帝呀！（父子互擁抱着）

弗力諟　（離開他的父親）怎樣一個條件呢？

夏拉福　十四步依能力前進——其大限度五步——交互瞄擊……

弗力諟　一直到結局麼？

夏拉福　一直到結局。

弗力湜　好，我們走罷！（將軍轉身以雙手掩面）

夏拉福　（走近他身傍）我的將軍，我是你的兒子最好的朋友……

將軍　（緊握着手）我多謝你，親愛的夏拉福，我多謝你……你卽刻要走麼，是不是？

夏拉福　不幸得很，我應該卽刻走，我的將軍呀！

將軍　那麼，你聽着罷……我要與我的兒子接近，決鬬的時候，竟快要把我們分離了……說是自然的，是不是？……我的馬車已預備好了……但是我不願意與你一道去，因爲我不想使我患病的妻不安。其在斯勞登咖啡館中等我半點鐘……靜些罷。我就要來的。

夏拉福　惟命是從，我的將軍！

將軍　現在，裝束好來，弗力湜！

弗力湜　已經裝束好了，父親。

將軍　（打開左門，換過語氣）是的，是的，孩子們，趕快進來罷。你想，我的貓兒……

杜羅斯夫人　呀！呀原來是夏拉福先生。（他吻伊手）你近來好嗎？忽然間兩個大佐在房裏。這是不是帶了幸福來呢！

弗力湜　（活潑地）我們一道是相好大佐，媽媽。

夏拉福　眞抱憾得很，夫人，我們在此刻就要走了。

杜羅斯夫人　怎麽樣？那末我眞是毫無時間麽？現在一切都好好的安排了罷？……弗力禔，我的親愛的，夏拉福你們食些什麽，好不好……扶助之我的親愛的利舍。

將軍　是的，我親愛的，正事是正事。

弗力禔　(忽然決定)那麽好罷，再見，媽媽！

杜羅斯夫人　(吻抱他)我的嬌小的……不久告假罷，是不是呢？

弗力禔　是的，媽媽，在野操以後。那麽是何等喜歡的節日呀……那麽我們將很快樂的！

杜羅斯夫人　那麽夏拉福亦同你一道來麽，是不是呢？

夏拉福　如果你允許我的話，夫人。

將軍　(低聲對亞尼斯)你對他說再會罷！你將永遠見不到他呢！

弗力禔　(很喜歡地走近她前)親愛的亞尼斯呀！(他在她對面注視着，他曉得她知道一切了。——很溫柔地，帶着沈重的聲調)再會了！

亞尼斯　再會罷，弗力禔呀！

弗力禔　我愛你！

亞尼斯　我永遠愛你，如往常一樣，弗力禔。

弗力遈　那麽，我們走罷，夏拉福！再見，爸爸，再見！（他想從右門出）

杜羅斯夫人　從園裏經過罷，孩子們——那樣可以再多見你們一會了。

弗力遈　是的，媽媽，我們就這樣做（他和夏拉福從中門走出在屋前，他以喜悅的記號，再回視一次，喊着。）再見！（隱約可聽他的聲音。）再見！

杜羅斯夫人　（以手寄吻他們並揮巾相送，過於怠倦，呼吸爲難，並以手交拊心前，亞尼斯曾去小心扶她，直至椅邊，然後走近胸脯俯伏正在沈思的將軍旁邊。）

多謝，我的親愛的，我從新覺得我很暢適。我的上帝，這個孩子眞漂亮呀！這樣棕色的頭髮，這樣好的健康！你們看這正是我在今天晚上所看見的……不，一樣的東西是不會混錯了的，我不是對你講過麽？皇上在一概將軍中行着而且皇上說……（更溫和地幸福的微笑失卻在遠處在迷夢之中。）而且皇上說……

弗力遈(Frizchen.)

二　好卜特曼 (Hauptmann 1862—?)

好卜特曼生於德之西勒西亞，早年曾在承那大學攻讀歷史，受知於哲學家赫克爾，對於雕刻，自幼極感興趣。一八八九年「日出之前」(Vor Sonnenaufgang) 出，大得讚美，於是二十七歲的無名青年，一躍而爲近代大劇家之一了。他與蘇特曼同爲齊名之大劇家，但是講到德國近代文學，他

兩人是無不並舉的。但好氏的聲譽，較蘇氏爲高因爲好氏的藝術創作價值，實超出蘇氏之上。好氏的傑作如「日出之前」「和平節」(Die Friedensfest)、「孤獨的人」(Einsame Menschen)、「織工」(die Weber)、「海狸皮」(der Biberpelz)、「御者亨則爾」(Fahrmann Henschel)等，都是他的前期作品，屬於自然主義一派的戲劇。所描寫的多數是人生底醜惡與病的現象，而且好氏一方面受了時代的影響，尤其是易卜生的戲劇，左拉的小說，與何爾茲的徹底自然的理論，所以描寫得更爲深刻沈痛了。好氏後期的傑作如「漢尼列斯的昇天」(Hanneles Himmelfahrt)、「沈鐘」(Die versun kne Glocke)、「而且琵琶跳舞了」(Und Pippatanzt)等都可以說好氏的象徵主義的代表作。但是「漢尼列斯的昇天」是從自然主義轉到象徵主義過渡時期的作品。一九一二年好氏曾得過諾貝爾的世界文學獎金，歐戰時他是一個最愛國者，對於聯軍曾宣言猛烈攻擊，好氏現年六十五歲，不獨德國人熱烈喜歡他，就是全世界研究文藝的青年，何嘗不一樣讚美他呢。總之好氏的作品裏，一方面把人生醜惡暴露無遺，然而他方面又把一線光明和希望暗示着我們，這是他的作品的特色。

三　織工

奇德好斯　(搖頭)我眞不知道誰人能安置這些人呢。一直到最近我還以爲織工們都是柔順的、耐

勞的、溫和的人。你是不是這樣想呢，特賴西加先生？

特賴西加　不錯，他們都是耐勞溫和的人，不錯，在先都是平靜、穩重的人，最少這些人道的夢想者，要想玩這些把戲，那時還差得遠呢。許久許久了，大家都指示出他們是生活在何等可怕的窮困中了。想想罷，這些一切團體一切會社都是想挽救織工的破產呀。卒之，織工都相信了而且得到團結的勝利。誰人能使他們的思想復歸正確呀！現在他們開始了，現在他們無停止地呼號了，他們這樣或那樣都再不能弄下去了。現在他們只要銀白的麪包和可口的烤肉了。（忽然聽見成千整萬的人的呼喝聲。）

奇德好斯　從晚上到翌日，他們以他們一切的性格，不過是想由馴羊變爲眞的餓狼罷了。

特賴西加　呀呸！從冷靜的理智說來，牧師先生，或者人們能夠尋出旁的好方法。這樣一個變動，我們的當局無疑地是已經看見了的。這樣做下去，眞要認爲再不能延長的，應該做一些事體，如果我們的國家工業不應就此看牠崩壞下去的話。

奇德好斯　是的，但是爲什麽要這樣的極大的退讓呢，你說說罷？

特賴西加　外國人都把關稅條例築成了一個鴻溝來抵制我們。我們在外國最好的市場，已經給他們封鎖了，而且在國內我們就應受到拚命的競爭，因爲我們是被拋卻，完全拋卻了的人呀。

槐華　（特賴西加的夥計，蹣跚氣急，面色慘白，跑進來。）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

特賴西加　（已進了客廳，想出來，反面很氣地。）好，槐華，還有什麼事呢？

槐華　不……不……使我安靜些罷！

特賴西加　有什麼事呀？

奇德好斯　你使我們驚恐，趕快說出來罷！

槐華　（還沒有定好神氣）但是，使我安靜些罷！不這樣一個的事情！……當局……呀！他們眞過了一個好時日呀！

特賴西加　但是，眞遇了鬼！你說的是誰人身上的事情呀？是不是有誰掉斷了頸呢？

槐華　（幾乎要哭，縮着身體高喊）他們以車輪輾死了莫力此棄加，而且搜索警長，他們以車輪輾死了一個警察，沒有軍帽的……指揮刀打不碎的……不！不！

特賴西加　槐華你或者是發瘋了罷。

奇德好斯　但是這是革命了呀！

槐華　（坐在椅上全身顫動而戰慄）我的上帝，這眞變成重大的事情了！我的上帝，這眞變成重大的事情了！

特賴西加　但是通通警察不能給我……

槐華　我的上帝，這眞變成重大的事情了！

特賴西加　呀！不要再說罷，槐華，眞是千響雷鳴！

特賴西加夫人　（與牧師夫人自客廳出）呀！這眞是反叛呀，威廉。把我可愛而美麗的夜會都弄糟了。現在奇德好斯夫人想回家去呢。

奇德好斯夫人　我的親愛的特賴西加夫人，或者今天最好是……

特賴西加夫人　但是，威廉，你應該更奮勇地同他們商量罷。

特賴西加　那麽！你去同他們說罷。你去罷！你去罷！（在牧師面前停止着忽然地）我是不是一個暴君呢？我是不是一個劊子手呢？

馭者約翰　（來到）夫人我把馬配好了。敎師先生，佐治及沙洛已經在車子裏。如果事情是弄壞了，我們就可以馬上動身。

特賴西加夫人　但是，誰人能够把事情弄壞了呢？

約翰　我當然更不知道；這不過這樣說說罷了。羣衆不斷地增加着。他們已經把警長及一個警察正刑了。

槐華　這已變成很嚴重了！我的上帝呀！這已變成很嚴重了！

特賴西加夫人　（漸次恐慌着）那麽事情將到了什麽田地呢？這些人們要什麽呢？他們不能打我們罷，約翰？

約翰　夫人，他們中間有着不少的可怕的暴徒呢！

槐華　這已變成很嚴重的了，一個重大的恐懼呀！

特賴西加　蠢東西，靜些罷！是不是通通的門戶都堵塞了呢？

奇德好斯　其允許我……其允許我……我想了一個辦法了……其允許我。（對約翰說）他們所要求的究竟是什麽呢？

約翰　（難爲着）這些糊塗的人，他們想加些工錢呢。

奇德好斯　好罷！……我要出去，盡些我的責任，我將極正經地同這些人說。

約翰　牧師先生，牧師先生，算了罷，一切勸說都是不中用的。

奇德好斯　親愛的特賴西加先生，我還有一句對你說。我請你叫這人來，我出了門後，卽刻開回去。

奇德好斯夫人　呀！你眞要這樣做麽，約瑟夫！

奇德好斯　我要這樣做，我要這樣做，我知道我要做的是什麽：你不要怕，上帝所保護我。（奇德好斯夫人與他握手後，卽後退拭淚。在此時，沈重與連續的聲音，從廣大的羣衆中發出。）我一定要做——我要做到如同返家的一樣鎭靜。然而我要看我的聖職的作用是不是……這些人們對於我的敬禮，是不是仍然……然而我願意去看看。（取帽及手杖）前進呀，上帝保佑呵！（與特賴西加、槐華、約翰同出）

奇德好斯夫人　我親愛的特賴西加夫人呀！（她流着淚，前吻伊）只要他們不要有什麽不幸呵！

特賴西加夫人　（似好要走的樣子）我不知道，夫人，在我好像是……我不知我感覺到什麽，但是他是不能當作一個可能的上帝。如眞是這樣……這正好似財富就是罪過一樣。你看，夫人，如他人對我這樣說時，我情願在我清貧之家，一直到最後呢。

奇德好斯夫人　我的親愛的特賴西加夫人，沒有一種環境是沒有失望與痛苦的。

特賴西加夫人　不錯，不錯，這就是剛好如我所說的。而且，因爲我們比他們富有……呀！我的上帝，然而我們並不是偸竊來的呀！一切都是用了公正的方法，一文一文賺進來的。他們這樣要從這樣跌到赤貧是不允許的呀，這是不是我的丈夫的過失，如果事情眞弄到這樣糟呀？（從深處發出喧囂模糊的聲音。當她們互相驚惶注視時，特賴西加急遽地上場。）

特賴西加　羅紗，把你臂上帶的東西都取下來罷，趕快到車裏去，我卽刻就隨你來。（他走近保險箱將各種重要珍寶取出）

約翰　（回來了）一切都預備好了，但是，趕快罷，趁後門還沒有推開呢。

特賴西加夫人　（倉皇着握住馭者）約翰，我的好的，我的勇敢的約翰，救救我們，我的最好的約翰救我的孩子們。呵！呵！

特賴西加　不要囉嗦，放了約翰呀！

約翰　夫人，夫人，好好放心罷！我們的馬是很好的，是沒有人能近及的，如有誰攔止，我將打殺他。（出去）

奇德好斯夫人　（驚恐錯亂）但是我的丈夫呢？但是……但是我的丈夫呢？但是，特賴西加先生，我的丈夫呢？

特賴西加　奇德好斯夫人，他還好呀。你放心罷，他還好呢。

奇德好斯夫人　他當然遇到了不幸了。不過你不說出來罷了，你不說出來罷了。

特賴西加　呵！算了罷，他將後悔的，我老早知道了是一個什麽把戲。一個從來未聞厚顏的橫暴，始終是要得到譴責的，一個虐待牧師的區民，討厭呀！一羣瘋狗，不過這樣罷了，一羣癲了的獸類，應該這樣對他們。（向茫然若失的特賴西加夫人說）但是走罷，行呀。（推門之聲可以聽見）你沒有聽見了麽，這班流氓眞是發瘋了。（聽見地下窗上玻璃爲石子擊碎之聲）這些野獸連血都變過了。我們再沒有什麽可留戀，我們應該逃避。（聽見大衆羣呼之聲：）夥計槐華出來呀！夥計槐華出來呀！

特賴西加夫人　槐華，槐華，他們喊着槐華呢！

槐華　（急速上場）特賴西加先生，後門已有人了。大門只可以支持三分鐘。織工維特希用力搖門，如一個狂人用廐桶亂撞一樣（叫喊之聲從遠而近漸次明晰）夥計槐華出來呀！夥計槐華出

來呀！（特賴西加夫人，趕快逃走，如有人近着她一樣，奇德好斯夫人跟着她。兩人同出。）

槐華　傾耳而聽，面變色，他明白了叫喊的意思，卽刻覺得異常恐怖，他以急迫的音調說了下列的話，雜以流淚、戰慄、哀求、痛哭。同時他以孩性的阿波，使特賴西加屈從撫慰於他的手及兩頰，並吻他手，然後緊抱着如將溺死者之人一樣，動作拘束地失望地拖住他。

呵！我親愛的，我的好的，我的最好的特賴西加先生，不要棄卻了我一個人，我是始終對你極忠實服務的人，我也曾好好待過他們。但是我不能再給一個超過確定數目的工資。不要棄卻我，他們要來殺死我。如果他們尋着了我，他們將把我毆殺。呀我的上帝大人呀！我的上帝大人呀！我的妻呀！我的孩子們呀！……

特賴西加　（離開，最後決定使槐華脫險）至少，使我比較自由些罷，不幸的人。這事將和平了結的，一切將了結的。（與槐華同出）

一老織工　（到來）不，不，好好的使我靜些罷！他們在底下開首破壞東西了。呵！眞發瘋了呀！這對於你是沒有什麼意思的。結果是會變成一個狡猾的事件呢。那些冷血的人，一直到現在沒有和別的一樣做。我對於這樣一個亂行破壞的參加的人，是記着的。

（埃加北加維特希持着木桶，背姆及一大羣老的少的織工趕來，如進求什麼一樣，模糊地啞聲喊着。）

埃加　他從那裏走了呢？
北加　那個劊子手那裏去了？
背姆　如果我們能够食草，你，你去食木片呢。
維特希　如果我們能尋捉了他，我們把他吊起來。
第一個青年織工　我們把他的兩腳吊起來，由窗子裏拋到路上去，他永遠留在那裏。
第二個青年織工　（來到）壞傢伙，他們都逃走光了。
一概的織工　是那個人呀！
二個織工　特賴西加。
北加　槐華也逃了麽？
呼聲　去找槐華！去找槐華！
背姆　找罷，找我們矮小的槐華罷。那裏有一個織工要餓死了。（大笑）
埃加　而且如果我們找不到他，這個禽獸特賴西加……他將來一定窮的。
背姆　好呀，等他窮到如教堂裏的老鼠一樣；應該要使他窮！（一概織工急速地走到客廳的門前以便大家搶取）
北加　（先行回身，制止着其他的織工）停止！聽我說罷！我們在此完束了之後，那是眞的開首了。由